

紅石山

楊 朔 著

新華書店發行



紅石山

著 朔 楊

行發 屋書華新



3 0538 6595 6

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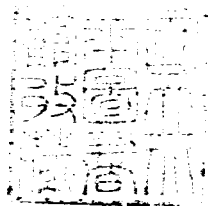
帽子	二
一 屠車	二
二 『紅』	五
三 坑道里	八
四 坑道里之二	二
五 翻身餅	一八
六 亡命的人	二〇
七 『一上山，命就不是你的了！』	二五
八 長夜漫漫何時旦？	二七
九 死亡線上	三二
十 階級的愛	三七

十一	茫茫的夜路·····	四一
十二	春天來了·····	四五
十三	黑人·····	四八
十四	你們看我行，就寫上我吧·····	五三
十五	霹靂閃電的黑間（一）·····	五五
十六	霹靂閃電的黑間（二）·····	五九
十七	霹靂閃電的黑間（三）·····	六一
十八	地下軍·····	六四
十九	火山·····	七二
二十	勇敢，勇敢，再勇敢！·····	七六
廿一	移山倒海的人民·····	七八
廿二	勝利的果實·····	八六
	幾句贅話·····	九三
	又記·····	九四

帽子

察哈爾龍關西南二十里有座高山，原名黃泉嶺，俗話說做黃草樑。山頭是古時的戰爭要塞鎖陽關。察哈爾南部一帶的人民，一提起鎖陽關，就會津津有味地講着樊梨花等人的故事。關底湧出一條黑沙河，向西流過一帶黃土小平原，一直流入宣化的洋河。黑沙河的南北兩岸全是拔海八百到一千米的高山，山頭一起一伏的，像是浪頭。先前這些山荒涼透了，密密叢叢的盡是一人多高的荊條，難得見到人烟。春三月間，遍山熱鬧地開着野芍藥，野薔薇，紫丁香。……一到秋風落葉的季節，霜雪來的早，深山里只有風吼，狼嘯，連砍柴放羊的人也不見了。

民國元年，龍關當地的農民忽然在山上尋到一種寶貝。乍看來是些紅石頭，拿到手里，碰到衣裳上，可就染得赤紅，洗都洗不淨。於是動手挖掘這些紅石頭，做成顏料，販到市上去賣。民國三年，一個瑞典人在北平市上看見了說：『這是鐵呀！』從此，龍烟鐵礦的寶藏才被發現。首先由段祺瑞經營開採，經過二



十多年的變遷，七七事變後落到日寇手里，紅石山一時熱鬧起來。

這座山坐落在黑沙河的南岸，從地質上說，是由太古代，原生代和第四紀層所組成。礦床躺在原生代的岩石中間，有葡萄狀，魚卵狀等礦層，質量強，產量更富。一條鐵路支線從宣化直修到山半腰。山上更修起變電所，風機房，馬機道，電車道，高線架子，水泵房等電氣裝備。火車整天轟隆隆地開走，又轟隆隆地開來。開走的裝滿『紅』（礦石），開來的裝滿工人。這不是人，簡直是一羣一羣要宰的牲口，火車也就像裝滿牲口的屠車，送到屠宰場來。

現在，又有一列屠車開上山了。……

一 屠 車

正是民國三十年十月的一天，夜來落過頭一場霜，滿山的野草打得垂頭喪氣的，驟然老了。傍晚，霜一化，地面冒着熱騰騰的濕氣。從宣化開來的火車到了紅石山腳時，車頭掉到後尾，呼嗤呼嗤地喘着粗氣，慢慢地推着車爬上山來。趕

到停在半山腰，滿壽山頂正拉着歇晌工的汽笛。

車上走下個四十來歲的人，頭戴青禮帽，身上穿着件古銅色線春小棉襖，敞着前胸。這人叫杜老五，是日本大工頭清水的心腹，性子挺陰。他長着一張驢臉，眉毛挺淡，眼角搭拉着，從來不正眼看人，只從眼角睨來睨去。笑的時候一裂嘴，皮笑肉不笑，露出當門的兩顆大金牙。清水坐在北平，從來不上山，組里大權都操在組長杜老五手里。在礦山上，有許許多多這樣的組，每組都有自己的工頭，到處設法騙取工人上山，由組長向礦方包活做，從中剝削工人的勞力和工資。這回是杜老五從山下招工剛回來。

他走到一輛鐵閘子車前，打開鎖，噙唧唧地推開車門，里面冒出一股薰人的屎尿氣味。車里塞滿了人，每人前襟上都掛着個黃布條，寫着龍烟鐵礦多少多少號。遇到夏天，車里悶熱，鑽的又嚴，曾經有一次，一車人全在半路上活活斃死。現在天涼了，不過悶的個個人也是半死不活的。

杜老五朝着車里催道：『下車吧，別等人請了！』

車里就爬出許多人，乍一見亮，眼睛都刺得睜不開。當中有個老頭，快五十

了，高眉稜骨，方嘴巴子，走路搖搖擺擺的，精神挺壞。旁邊一個二十幾歲的高大漢子攙着他的手，又回頭關照後邊一個婦女說：『大孀，慶兒兄弟下來沒有？』

老頭叫董長興，順德府人，家里原有八九畝破地，頭年鬧旱災，收成不够吃的，託人從一家財主借了一斗糧，秋天要還五斗。不想越渴越吃鹽，今年偏巧又鬧蝗災，粒米未收，還不起債，地都被地主頂了賬奪去，自己也變成了財主的僱工。攙着他的那人叫殷冬水，低騰門子，大嘴，胳膊有碗口粗，自少孤人一個，給那家財主抗長活。看着董長興的事，殷冬水氣的罵道：『我忒他奶奶，他的心叫狼吃了，怎麼幹出這樣沒人味的事！』董長興怕惹事，憂愁總悶在肚子里，理着頭不響，頭髮可一下子白了許多。

有一天，兩人正在地里替財主割馬草，忽然被幾個僞軍綁進順德城，後來才知道是地主從他們身上拿到一百元安家費，把兩人賣給紅石山下來招工的杜老五。董長興的老婆得到信，帶着孩子慶兒找到城里去，拉着丈夫的衣裳只是哭。杜老五端量着慶兒，見他也有十四五歲，滾圓的頭，臉腮像火一樣紅，兩眼一

映一映的，長眼毛掛下來，好像簾子，心里想道：『這小子倒壯，弄上山也可以下坑道。』就假意說：『別哭了。我這個人就是心軟，叫你哭的我也不好受。也罷，你們娘倆也跟着上山去吧，好賴有你們吃的。』

慶兒娘感激得說不出話，當場給杜老五磕了個頭。在路上，他們被鎖在閘子車里，一天發兩個黑饅頭，連塞嗓子眼也不够，又餓又渴，好容易熬過命來，總算到了礦山，滿心希望前面會有什麼好命運等着他們。但是他們却被吞進虎口里了。

二『紅』

一上礦山，最刺眼的是紅色。山嶺，道路，房屋，礦工的手臉衣服，甚至於天上飛的山鳥，地上長的野草，沒一處不被礦石染得紅嫣嫣的，所以工人們都叫礦石是『紅』。礦區共分三部。中部以滿壽山為主，日本的管理機構都設在這，就中勞務科最惹人恨。配給工人食糧，發給工人工資，都由勞務科管，工頭組長

就和日本人勾結一氣，千方百計剝工人的皮，恨得大家叫勞務科是『老虎科』。西部全是坑道。翻過東山梁，朝東部沙子地一望，却是一片華麗精巧的洋房。山上的日本人全住在這，過着幽雅的生活。爲了保護這些驕子，這裏駐紮着礦山自衛隊，還在一座大疙瘩上修造一座營房，廣島小隊長帶着六七十『皇軍』鎮守全山。工人區散在各地山窪里，低矮的小屋，又髒又臭。杜老五的清水組住在滿壽山緊下邊，因爲山上人太厚，只佔了一間大工房，對面兩鋪大炕，能擠六十多人。組里有百十來口子，睡不下，杜老五心眼靈，把工人分成晝夜兩班做活，這一班來，那一班去，都在這間房子里倒騰着住。房子的屋頂牆壁被烟薰得黝黑，窗上糊着發黃的舊報紙，報紙破的地方，又攢上破草簾子，白天房里也暗的辨不清顏色。董長興帶着家族，單在旁邊找了間小土窖，又黑又矮，進屋直不起腰，像個狗窩。下礦做活，杜老五從來不去，全由班長賈二旦領頭。

這人瘦的像個猴子，馬蜂腰，窪口眼，戴着頂柳條帽斗，隨手不離一根小鐮頭，一走一搖。他也真能尅扣工人。每逢開支，欺負工人不認字，又扣伙食，又刨給工頭組長班長等的扣頭，算盤珠一扒拉，剩的錢也就沒幾個了，有時還說你

虧錢，逼着你賠。開支時還常發大烟，坐價特別便宜，日本人故意縱容着工人抽。不過賈二旦也有點顧忌，就是不大敢惹一個叫胡金海的人。

董長興新來那天，正在小窩里忙着掃炕，撮土，胡金海拿着領破草簾子走進來，怪靦腆地笑道：『天冷了，門上得有個擋風的東西。你們新來乍到，東西不湊手，先將就着這個用吧。』就動手幫董長興望門上掛簾子。

董長興連聲道謝，不覺仔細打量了胡金海幾眼，只見他的四方臉上盡管抹的紅一塊，黑一塊，竟是個俊人物：中流身材，寬肩膀，大眼睛，兩條眉毛又長又黑，像是蝴蝶鬚。董長興一生吃虧太多，不想沾旁人的光，也怕受人的害，見了人總是平平和平和的，不遠不近。於今這個壯小伙子初次見面，人生面不熟的，可叫他歡喜。從此他便常常接近胡金海，見他做事利落，爲人又有血性，只可惜落到礦山上當苦力，有一次忍不住問道：『你有能耐，又是有家有業的，怎麼來受這個罪？』

胡金海道：『我有什麼家，還不是跟你一樣？』

原來他本是河北饒陽人，有一年滹沱河鬧大水，他爹拉着他和姐姐流落到龍

關。爹死了，姐姐嫁給一個叫王世武的木匠，他也就靠着姐姐住在紅石山西南二十來里的大壩口村。別看他外表羞搭搭的，秉性可強，從少受不得一點悶氣。他給人放羊，做零活，主人家罵他一句，打他一巴掌，就賭氣跑回去，惹得姐姐哭道：『咱爹就留下你這條根子，你怎麼學的像個槐樹蟲，一走一羅鍋，就不肯邁個正經步！』

可是胡金海越長越擰。十七歲上，日本人在紅石山開鐵，他上了礦山。從這組跳到那組，那組跳到這組，最後落到杜老五手里。不過他也學乖了，明知道杜老五的心胸活像蜘蛛網，密密層層的，專想害人，可是離開他，又能往那去呢？走遍天下，還不是得受氣。於是忍口氣想道：『算了，別由着意鬧吧！』他吃的苦頭最多，也最能體會旁人的苦楚，這種同情心把他和董長與緊緊地連在一起。

三 坑道里

天變了臉，紛紛揚揚下了一夜雪。趕天明，北山後猛然起了風，一翻過山

頭，就像百萬大軍，呼嘯着撕殺過來，吹得半空的大雪片子飄飄橫橫，漫山的積雪也捲起來，上天下地，白茫茫的混沌一片。

這樣壞天氣，工人們誰願上班。無奈『老虎科』的汽笛一早緊響，賈二且尖着嗓子叫道：『下點雪算什麼？你們也不是金枝玉葉，變的這樣嬌！誰不去就罰他一天工錢！』

工人的衣裳都是又破又爛，有個抽大煙的工人身上連一絲棉絮都沒有，光披着一個破襖包，腿上海着洋灰袋子。大家只好披上爛棉被，拿條草繩捆腰綁住，權且擋擋風寒。

他們頂着風雪，抖抖索索走到活地，點起黃銅小瓦斯燈，鑽進洞子，渾身的肉好像叫風撕得稀爛。大毛驢突然從黑影里閃出來。這是採礦事務所日本人冷野的外號，因他性子惡，動不動踢人。他的身後老像尾巴似的跟着兩條狗：一條是叫『富士』的狼狗；另一條是他的中國助手『爛剝皮』。

大毛驢舉起左腕，就着燈光看了看錶，嗚嗚嗚嗚地叫道：『怎麼的這樣晚！怎麼的這樣晚！』一邊不顧死活地亂踢一陣，攆着工人快走。

坑道里又潮又冷，『頂紅』上掛着一球一球的冰，溜光滾圓。每隔十來步便掛着盞電燈，散出些黃光，照着一片飛揚的紅末子，像是紅霧。來來往往的人看來都像黑紙鈹的影子，扁扁的，變了原形。五顏六色更分不清，樣樣東西只顯得說紅不紅，說黑不黑，說黃不黃。

正是用風鑽朝礦層打眼的時候，到處只聽見風鑽突突地吼叫，把人都震聾了。

賈二旦帶着工人來到一座『拂面』前（順着礦層向上打紅的槽），上邊掛着盞小電燈，暗暗幽幽的，照見『拂面』的斜坡上放着一張鐵板做流子，許多『紅』堆在那，還沒運走。他提着瓦斯燈，拄着小鋤頭，先爬到高頭，掛起燈來，左手托着紅頂，右手拿小鋤頭東敲敲，西敲敲，側着耳朵聽了一陣，聽起來頂還結實，不至於塌，便招了招手，殷冬水就抱着個龍蝦似的二尺來長的風鑽，跟着胡金海爬上去。

打眼經常得三個人。胡金海眼睛精手快，殷冬水又有股蠻勁，兩個人一盤鑽，也就綽綽有餘。正在他們打眼的當兒，董長與跟慶兒等人都在裝車運紅。他們把

『紅』從『拂面』的鐵板上扒拉下來，撮進骨碌馬（礦車），一輛一輛順着軌道推出去。骨碌馬冰的可怕，一沾手，像咬似的痛，大家就用肩膀推。董長與和那個抽大烟的工人合推一輛，鐵骨輪碾得軌道轟隆隆隆響，震得耳朵嗡嗡的，好像灌滿水。

快到洞口，董長與一眼望見爛剝皮站在一堆柴火前。他知道這傢伙慣會豆腐里挑骨頭，詐財騙錢，怕他找碴，就連忙肘了他的同伴一下，推着車跑起來。

爛剝皮早在後面喝道：『慌什麼？又沒有鬼追命！』三步兩步搶過來，緊眯着左眼，拍着車沿罵道：『操你個奶奶，你們這是來騙誰，車裝的滿都不滿！』董長與明知他要詐財，可是腰裏掏不出錢。爛剝皮更火了，用手翻了翻『紅』，叫的更兇：『裝不滿也罷，怎麼還有石頭？非扣你們的車數不可！』

那個抽大烟的工人僵在洞口，風攪着雪，一陣一陣白旋風繞着他打轉。他肚里無食，身上無衣，又有口癢，早凍的受不住了，渾身直打冷顫。爛剝皮對準他的腿腕子就是一腳，惡狠狠地罵道：『滾你媽的蛋，別在這裝蒜！』

那人哼了一聲，一頭栽倒，只是哆嗦。爛剝皮還不肯放鬆，對着他的頭又鏗

鑿地躁了幾脚，一面罵道：『好雜種操的，再叫你裝死！我看你的腦袋硬不硬，硬就得幹活！』

那人蹬了蹬腿，不動了。董長興上去摸摸他的胸口，吃驚地道：『唉，他凍死啦！』

爛剝皮先還不信，用手試了試死人的嘴，也有點慌，隨後斂住神色喝道：『死就死了吧！反正有的是中國人，死一個半個不算什麼！』就把死人橫拖豎拉到洞外的溝沿上，拿脚一踢，死屍順着山坡骨碌骨碌滾到溝底去。風雪正緊，轉眼把死屍埋在大雪里了。

四 坑道里之二

『拂面』上正在打眼。一開手，胡金海顯得並不精明。他把風鑽上的風簷對着礦層平打，有意無意一歪扭，風簷喀嚓地斷成兩截。

大毛驢爬上來，皺皺着眉頭，鳴嚕鳴嚕叫了一陣，隨後端量端量石頭鑪，摸

出根粉筆，上上下下畫了二十來個白圈，又做着手勢，親自指揮胡金海照着他畫的地方鑽眼。

胡金海在礦山上混了幾年，心里像燈一樣亮，明知打眼要看好石頭鐘，才能多崩紅，可是故意裝傻，裝的像經大毛驢這一點，才通了竅。就跟殷冬水重新在風鑽上裝好風簽，又動手打眼。

這回，兩個人拿出本事來了。

殷冬水抱着風鑽，頂在胸脯上，像鉗子箝住一樣牢實。胡金海叉開腿，拿肩膀扛着風鑽的前端，右手穩穩當當地托住風簽。風門一開，一大股風從風管流進風鑽，突突地響，頂得風簽緊打着轉，咯啦咯啦地鑽進紅石頭去。他們薄身的筋肉一時就像過了電，震的亂跳。

風簽轉的越快，紅末子四處亂飛，把燈都遮暗了。胡金海嘴里咬着塊布，左胳膊平伸出去，豎起巴掌，擋開紅末子，不時對殷冬水做着手勢。一會把手往下壓，一會翻着手掌向上提，一會往左撇，一會又往右擺，殷冬水便隨着他的手勢挪動風鑽的方向。風簽轉的一慢，殷冬水趕緊搬搬風門，只聽嘖嘖嘖地幾聲，

大團的紅末子從風門噴出來，接着又突突地響起來了。

大毛驢守在旁邊，繃着個臉，也不禁暗暗叫好。對着錶一看，打個一米多深的眼，還不用十分鐘。前後不到三個鐘頭，二十來個白圈都打完了。兩個人也冒了汗。

大毛驢一走，殷冬水對着胡金海的耳朵叫道：『真背辛，今天算白賣冤枉力氣了！』

胡金海低着眼一笑，也叫道：『不要緊，應該顯顯本事，別叫大毛驢抓咱白帽子（傻瓜）！別看他鬼，回頭看我擺弄他吧！』

打完眼就該放砲。慶兒拐着籃子，送上炸藥和砲土。胡金海拿起一捲火藥撕開一頭，塞進砲眼去，接着又塞第二捲，第三捲……浮頭塞進的炸藥才帶着雷管，拖着根黑漆捻子。裝完藥，又塞砲土。殷冬水拿起根棍子，使力往里搗。胡金海接過棍子，只輕輕戳了兩下，回頭對殷冬水一笑。殷冬水明白了，裂開大嘴，照樣做去，接着又去摘電燈，撤電線，裝進籃子里，領着慶兒先走了。

胡金海擰了擰瓦斯燈的水門挺子，對着水門吹了幾口，燈苗猛的大了，足有

半尺來長。他擎着燈照照『拂面』下面，見沒有人，便用燈苗點砲。先點頂砲，再點中間的，末尾才點底砲。點完砲，不慌不忙走下『拂面』，提着燈往外走。走不到一百步，耳朵嗡地一震，接着又是第二下，第三下。……他一路走，一路數着砲，趕來到大巷子里，伙伴們坐着烤火的地方，砲也停了，就問道：『你們聽清沒有，怎麼短了一砲？』

伙伴們正圍着火聽董長興訴說那個夥計凍死的情形，股冬水聽的冒火，發急道：『管他什麼砲不砲呢！這些事，簡直叫人氣破肚子！依我的意，先揍死爛剝皮這個鬼崽子再講！』

不知誰道：『一個大烟鬼，死就死了吧，有什麼可惜的！』

董長興嘆道：『你不知道，他的心可不壞呢。我也勸過他：「你不好把大烟忌了麼？日本人讓咱抽，自己可不抽，明明是坑害人！」你當他不懊悔麼？懊悔的掉淚呢。還答應我忌烟。可是過一天又對我說：「我不忌了。咱們這樣人，早晚沒有好死，抽日烟，迷迷蕩蕩的，倒能忘了那些難受事！」』

又有人道：『你們沒看見，那小伙子剛來，拳頭粗胳膊硬的，可壯啦。一抽

上大烟，越來越瘦，瘦的竟像高糧棍，真是殺人不見血！」

正議論着，大毛鴨又走過來。他一心一意只惦着自己親手畫的白圈，以爲憑他的老經驗，親自指揮打眼，一炮起碼也能崩下一直紅，就蹣跚腳上的雪催促道：「你們還坐着幹什麼，怎麼也不看看去！」

胡金海皺了皺眉答道：「有一炮還沒響呢……」

大毛鴨揮着手，不耐煩地鳴嚕道：「快快地看看去，死不了的！」

殷冬水站起身，使氣嘟囔道：「死不了就去！」一手提起盛燈泡的籃子，一手提着瓦斯燈就走。胡金海從背後叫道：「你可當心哪！」

整個坑道里的風鑽都停了，洞子里靜悄悄的，只有風管漏氣的地方，刺刺地響。燈泡怕斷砲崩壞，差不多都摘了，坑道里比往常更黑。好在殷冬水會看石頭，往上跳的那面是北，坡的那面是南，方向辨清，便不會錯到旁的巷子去。

『擲面』上烟還沒散，火藥味挺重，嗆的他直咳嗽。提起燈照照，淨是紅烟，什麼都看不見。他爬上『擲面』，擰開風管，先讓風把烟吹散，然後細細一看，原來有根捻子受了潮，燒到半截濕了。鐵板上是一大片新刷的紅。

他掛起瓦斯燈，動手去按電燈。瓦斯燈苗忽然縮得像豆粒一樣小，看看要滅了。都怪他粗心，一天沒添水，還會不滅？碰巧腳下有半截小黃火藥，不知誰扔的。他一哈腰拾起來，對着燈苗點着。就在這時，耳邊轟地一聲，眼前立時變得漆黑，覺得左手一陣燙熱。氣得他一蹶腳道：『真他媽的搗蛋，那裏放砲，把燈都給震滅了！』一邊摸下『拂面』，罵罵咧咧地走出去。剛走到火堆前，胡金海忽地跳起來道：『哎呀，你的手怎麼的啦？』

殷冬水一低頭，看見左手血淋淋地淌下來，只覺得又麻又熱，可絲毫不痛。他呆了呆，忽然把大嘴一閉，咬着牙，咯吱地扭下那隻斷手，往地下一摔道：『操他娘，我這下子算完了！』

胡金海踩着腳道：『噫，噫！怕你出事，就出事啦！』

殷冬水的神色很慘，勉強笑道：『倒不管那一砲的事。是瓦斯燈要滅，我點了塊小黃火藥……』

胡金海忍不住叫道：『就炸啦！是不是？你怎麼這樣傻，就不知道日本人怕咱們點火藥當燈亮，常在火藥里裝砲胆，有意使壞！』

工人們亂噪噪地替殷冬水包傷，又扶着他到醫院去。大毛驢可不管那一套，心里只惦着究竟崩下多少紅來。趕去看，一砲竟連半車也不够。他臉上抹不開，心里納悶，只有無緣無故踢人。

胡金海不言語，心里可透亮透亮的。砲土不塞緊，炸力定規不大；點砲先點頂砲，不先點中間的，崩的自然也不會多。這就是他要擺弄大毛驢的手段。

五 翻身餅

陰曆小盡，臘月二十九，『老虎科』還叫工人『緊紅』（加緊出鐵的意思）。各組長傳出日本人的話道：『一年四季，熬的就是個年，本來該放一天假，不過「皇軍」正在太平洋上打勝仗，咱們也該下點力，多多打紅，好完成「大東亞聖戰」。不過也不能叫大家白辛苦，每人配給一斤頭籮白麵，初一早上好吃餃子。』

工人們誰也不信這套鬼話。老吹這里那里勝利，眼前礦山上可就慌的不行。

四處都在趕修砲樓，沙子地按上電網，滿壽山頂還特意加修一座大砲樓。甚至於工人區也按上電網，假意說是保護工人，骨子里是把工人圈起來，防備鬧事。工人區里常有來歷不明的人，穿的比工人還壞，爬窗戶，溜牆根，偷聽工人的動靜，找着鼷訛人，動不動就掏出腰里掖的盒子砲，說你私通八路，把人逮到沙子地自衛隊的地牢去。工人們時常交頭接耳，私下悄悄議論着已經打到四鄉的八路軍。有從關南來的，見過八路軍，日夜巴望他們能早一天上山，也有不清楚的，未免胆虛，可又盼望他們果真會來，先鬧個天翻地覆。

後半晌，董長興緊紅去了，慶兒跑到『老虎科』，受了一大堆閒氣，才領到一家人配給的三斤白麵。扛回家時，西山頭上正閃着亮晶晶的大貓星。

他娘正在破瓦盆里洗着幾個爛土豆子。這個婦人整年累月愁眉苦臉地操勞着，只知道怨命。她用哭似的聲音埋怨道：『你這孩子，一出去就是半天，也不知到那貪玩去啦。缸里水都沒有，還不去敲點冰，好做夜飯。』

慶兒一肚子委屈，眼淚汪汪地說：『誰貪玩？我才沒貪玩呢！』擦着嘴不再言語，把麵糰到鍋台上，呵了呵，斂得裂了口子的小手，拿起傢私，走到外邊去敲冰凌。

慶兒娘拉過麵口袋，捏了點聞聞，蹙着鼻子想：『哎呀，這是什麼麵，怎麼有一股邪味？』

不過有麵吃就燒高香啦，那顧上挑肥揀瘦的。心里又咕噥道：『大年下，有現成的麵，胡金海也說要來家過年，還是烙個翻身餅，吃個吉利吧！』

慶兒不知從誰家房簷上敲了些冰柱回來，化成水，幫着娘合起麵來。麵又黑又黏，淨是毛。烙餅時，往熱鍋里一放，不知怎的，越烙越小，麵也散得收不起來。吃起來也黏牙。慶兒娘經過幾次艱年，吃過觀音粉，恨的說道：『麵里淨是假，連土粉子也摻進去啦！』

娘倆把餅對付着烙完，天大黑了，還不見董長與回來。慶兒娘拿起件又紅又髒的爛褂子，坐到灶火前，補着補綻，癡癡地等起來。

六 亡命的人

山頂上緊紅緊的正熱鬧。『老虎科』門前插起兩面綢子旗，一面紅的，一面

白的，頸脰發給頸獎二獎。山頭上按着大喇叭，隔不一回，便有廣播放送出來，報告金山繁紅的新聞，還有音樂，唱着日本的流行歌。組長平時不見面，也上山了。那組出紅出的多，日本人就給組長十字披紅。從早到晚，滿山的機器一刻不停。天一黑，滿壽山頂的大探照燈放出光來，雪亮雪亮的，掉了針也能找到。

洞子里可還是陰慘慘的。瓦斯燈的燈苗漸漸地不再發黃，越來越亮，胡金海就知道洞子外天黑了。自從嚴冬水進了醫院，就換了董長興和一個脆蘿蔔嗓子的工人來抱風鑽。大毛驢拿着小鎬，帶着狼狗，兩條腿格外勤，時時跑上來，嗚嗚嗚嗚地叫一陣，催大家快幹。他一來，胡金海裝的挺帶勁，一走就吹着口哨，慢慢地動着手腳。打完八九個眼，風鑽雖說照樣突突地響，可是風簷撞着紅石頭，光是咯噠咯噠響，不大肯往里走。

脆蘿蔔嗓子對着胡金海的耳朵叫道：『風機房怎麼回事？風不硬，打不進去。』

胡金海擺擺手道：『管他呢，沒有風更好。』

打了一陣，眼都挺淺，頂多能裝兩捲火藥。董長興有點多慮，指着旁邊滿滿

的一筐火藥道：『別的不怕，只是火藥裝不完，查出來怎麼鬧？』

胡金海擰起銅螺絲似的長眉毛，想了想，蹲下身檢出一些火藥，提起下剩的半筐藥，詭密地笑道：『你們裝藥吧，這些歸我擺佈。』便帶上把鐵鍬摸下『拂面』去。

他貼着邊溜到個黑坑落去，擱下筐子，三鐵鍬兩鐵鍬挖了個坑，埋進火藥，又用鏟平上土，拿脚踩了幾下，才要往回走，冷不防有人抓住他的胳膊腕子。……爛剝皮當場把胡金海揪到事務所去。董長興和脆蘿蔔嗓子也叫人押去了。事務所里電燈通明，大毛驢仰在一張搖椅里，腿蹣在棹子上。

爛剝皮顫着腳後跟走上去，把半筐火藥往棹上一擱，得意地映着左眼道：『你看看，簡直反啦！連火藥都埋了，定規是要賣給八路軍！我望見他貼着邊溜，猜到有鬼。』

大毛驢霍地跳起來，也不問情由，左右開弓打了胡金海兩個耳光子，又卡住他的頸子使勁地搖，搖得胡金海的帽斗都掉了。然後幾絛子把胡金海絆倒，氣兇兇地罵道：『操你個奶奶，你賣了多少火藥給八路軍？』

胡金海蹲起來，紅臉脹成紫色，呼哧呼哧地喘着，低着眼冷笑道：『別冤枉人，誰看見我賣給八路啦？今天風小，打的眼淺用不完，原打算埋着明天用……』

爛剝皮喝道：『他媽的，還敢頂嘴，非打不行！』

就有幾個人馬上把胡金海按倒。大毛驢掄起根鎬把子，沒頭沒臉地亂打一陣，打一下，問一句道：『你賣沒賣？你賣沒賣？』

胡金海一點不肯服軟，直着嗓子辯道：『我就沒賣！你們也不能骨頭上按花朵，瞎造是非！』

董長興往前走一步，顫着鬍子央告道：『掌櫃的，他說的是實情，我們連八路的影子也沒見，上那賣呢？』

大毛驢的氣頭一轉，一撒手，朝着董長興撇過鎬把子去，正打中董長興的膝骨拐，痛得他撲咚地跌倒。

又鬧騰一陣，大毛驢見一時問不出情由，緊紅緊的又急，揮着手叫：『先回去幹活，先回去幹活，一會再問！』

這夥人一走，他乏的要命，一屁股坐到椅子上，閉着眼養神。『富士』望望主人，又望望窗外，打個呵欠躺到爐子邊去。昏昏沉沉中，他想着剛才的事，想到風機房，忽然好像有把鑰匙在他腦子里一擰，弄開了竅，霍地睜開眼道：『他媽的，這些苦力明明是存心搗蛋，破壞緊紅，非辦幾個不可！』他正要站起身，門開了，胡金海像是道電光，颯地閃進來。大毛驢一呆，沒等定過神來，胡金海早竄到跟前，舉起手里的洋鎚，劈頭打下來。大毛驢慌的拿胳膊一擋，跳起來想跑，第二鎚又打過來，恰巧打中他的腦袋，冒了血花。

『富士』鳴的一聲撲上來，咬住胡金海的破棉褲，使勁擺頭。胡金海連打幾鎚，打得牠吭唧吭唧叫着鑽到棹子底下去。胡金海掄着鎚，又朝大毛驢的頭打了幾鎚，然後撇了傢伙，冷笑一聲竄出去。

剛交半夜，天陰的挺厚，風颯的正猛。他四下望了望，順着一道又高又斗的山坡爬上去，轉眼溶化進黑茫茫的夜色里。

一刻鐘後，有人到事務所來，發現大毛驢死在地上，死屍旁邊掉了個工牌，寫着胡金海的名字。自衛隊立刻四處抓人，早沒了影。連夜追到大壩口他姐姐

家，又撲了空。一連開騰幾天，總訪查不出胡金海的踪影。工人們紛紛揣測，認為準是胡金海那晚上逃走，天黑雪滑，摔死在那個山溝里了。

七 『一上山，命就不是你的了！』

胡金海失蹤的第二天，董長興就病了。一個上年紀的人，受了蹂躪，心上又掛點火，一時發起燒來。慶兒娘有點發慌。董長興道：『你慌什麼？也不是什麼大病，今天歇一天班，養養就好啦。』便叫慶兒給他去告假。不一會，杜老五和賈二旦一前一後走進來。

杜老五拿牙籤剔着大金牙，瞟了病人一眼，冷冰冰地問道：『怎麼，有病啦？』

慶兒娘小聲答道：『可不是，黑間折騰了大半夜，也不想吃東西。』

杜老五嗤着鼻子道：『誰也不是鐵打的，那能沒有個三災兩難的，要是個個人一不精神就歇班，礦山早得停工啦！』

董長興翻了個身，哼哼着道：『我但凡能動彈，也不顯歇，實在是熬不住啦！』杜老五好像沒聽見，搭拉着驢臉道：『起來吧！一星半點病，也要不了命！都是關南人，鄉里鄉親的，別鬧的大家臉紅！』

董長興哼哼着，還是不動。

賈二且發急道：『你裝什麼聲！難道沒聽見組長的話？』

慶兒娘用哭音哀告道：『你們可憐可憐他，饒了他吧！也不是裝病，不看見他的嘴都燒起泡來啦！』

賈二且那里肯聽，尖着嗓子罵道：『給你臉不要臉，偏要自討沒趣，我看你能動彈不能動彈！』說着上去就搗開被窩，橫拖豎拉地把董長興扯下炕，一直往門外拖。

董長興病的兩腳沒根，叫賈二且拉得一個筋頭一個筋頭的，一時又要咳嗽，喘的臉紅脖子粗，喘不過氣來。

慶兒娘叫道：『你們這是做什麼？人家有病，也沒把命賣給你們，就不許人家躺一天？』上去要攔。賈二且一回手把他推出多遠，喝道：『靠後點！一上

山，命就不是你的了！」

慶兒開楞了，一會跑着追出去，約摸半頓飯工夫，又把他爹攙回來。董長興搭拉着頭，鬍子上掛着紅痰，一步一哼哼，好不容易挨到炕邊，一頭攢下去，眼一閉，半句話也不開口。

慶兒娘慌了神，忙着給男人蓋上被，哭着問道：『你這是怎麼的啦？』

慶兒撅着嘴，氣虎虎地說道：『都是姓賈的那小子不是人！他硬拉着爹走，爹倒了，走不動，他還攔，看看實在不行，才扔下爹！』

這一折磨，董長興的病一時重，一時輕，纏到身上再也不去。

八 長夜漫漫何時旦？

人是經不起折磨的，可又頂耐折磨。董長興比起乍來時，走樣了。高大的骨格瘦嶙嶙的，兩腮窪下去，頭髮鬍子亂蓬蓬的，壓賽霜打的枯草。慶兒娘見他血氣越來越衰，有時爲了吃的，一能動彈，還得掙扎着上班，日夜擔憂他支撐不

住。可是也算他命大，熬過一個春天又一個春天，熬過一個秋天，於今又入秋了。剛過五十的人，記性壞得顛三倒四的，心事又重，好不好便帶着憂愁的神情，問他老婆道：『你說咱們離家幾年啦？』

慶兒娘掐着指頭，怯生生地算道：『前年冬底來的，去年一年，今年是第三個年頭了。』

董長興就嘆氣道：『噯，日子真難過，怎麼好像有幾十年啦！』

殷冬水早出了院，瘦了，嘴顯得更大，左胳膊郎當着，袖口空蕩蕩的，性子變得更烈。每逢談起這些事，他就要破口罵道：『他娘的，算起來日子不多，倒霉可倒到家了！光肥了日本人！你們看山上，一年興旺是一年！』

可不是，礦山上數着這時候人多，房子和土窯塞得滿噎噎的，還估不下。新抓來挺多人只得露天搭窩棚，秋天雨多，一連陰，漏得泥湯漿水的，站腳的地方都沒有。

慶兒娘又像哭似的埋怨道：『光知道到處抓人，拿什麼給吃的！前次領了點小米，他爹還高興呢，誰知是搗了的壞米，爛乾飯吃，臭的像屎，一聞就噁心發

噉，那里噉得下去！這一程子，想吃臭米也吃不到，光配給山藥蛋了。』

還是爛的，都生了芽。米缸里沒有一顆存糧，白水煮爛山藥蛋，乍吃也香。一遭香，兩遭臭，趕吃到第三遭，見了就發醋。大人還可以強嚥，慶兒快長成人，正是能吃的時候，飢一頓，飽一頓，那能經得起？他只覺得肚子發墜，想要拉屎，可是又沒屎，嘔味嘔味的，拉的盡是白沫。不上幾天，這孩子便爬不起了。先是發冷，渾身好像浸在冰里，直打寒顫，後來又發熱，跟火熱一樣，兩腳亂蹬，蓋不住東西。翻騰一宿，眼窩便塌下去，說話都沒力氣。

慶兒娘守在旁邊，擦眼抹淚的，覺也不睡。兒子哼一聲，她趕忙問：『慶兒，你那里難受？』兒子蹬開被，她又趕忙替蓋上，接長補短地小聲問道：『慶兒，你喝不喝水？你想不想吃東西？』

慶兒閉着眼，糊里糊塗的，一味地搖頭。天亮以後，他安生點，睡了半天，又醒了，要吃東西。他娘從鍋里拾了碗爛山藥蛋，剝去皮，餵一個到他嘴里。他嚼了嚼，噉了一口，都吐出來，呻吟着說：『娘，我吃不下！』

他娘這一陣寒心，撲落落掉下淚來。除了山藥蛋，即使翻倒土窖，也刮不

出半點旁的吃食。她活到四十，跟前只這塊心尖上的肉，剝出她的心，也要救活他。就嚙下口淚，對兒子悄悄說道：『慶兒，你耐一下心，娘給你找好吃的去！』一邊抹着淚，趕到杜老五家里去，沒開口，先流下淚來道：『行行好，你給上『老虎科』說一聲，開點白麵票吧！我那孩子病啦，頂到脚下，連口湯水也沒喝！』

杜老五掛下驢臉道：『呃？慶兒又歇班啦？你們家那兩個人是怎麼回事，三日打魚，二日曬網，這又不是在你們家里，怎麼這樣隨便！』

慶兒娘拿袖口擦着淚，低聲下氣道：『我也知道歇班不好，誰想到他就病了。先求組長借點麵，以後病好了，叫他補多少工都行。』

杜老五瞟了她一眼，望着賈二旦說：『你聽聽，不上班，倒要借麵，淨是他們的便宜了！一些臭苦力，也都長嫩了，這個病，那個病，光我們組里，兩天就躺下四五個。』

全山病的還多呢。有的害熱病，多少日子水米不沾牙；有的害血傷寒，鼻子淌出一大灘血，傳染的頂快；也有結火太大，拉不出屎，尿不出尿的。工人們都

怪山藥蛋，『老虎科』傳出話來說：過三兩天定準發麵。麵當真發下來了，灰不溜丟的，夾着雜七雜八的黑皮，原來是黑豆麵。剛吃上一頓，許多人拉起稀來，有的轉成痢疾。言語沒腿，走的可快，全山很快都耳聞一件事：日本人怕吃了黑豆麵不消食，特意在星邊摻進黑白丑。災病一流行，贛山的日本醫生平野鬧不清是什麼病，不論男女，抓到人就按倒，把根兩三寸長的玻璃管插進屁眼里，抽糞驗病，吓的工人見了就跑。

慶兒害的是熱病，從早到晚昏迷着。這天傍黑，他爹拖着個病身子從活地回來，老兩口悄悄地守着兒子。聽着兒子喘氣的聲音，半晌半晌，女人終歸忍不住，抽抽搭搭哭道：『咱們就這樣眼睜睜地看着他死了麼？連齋能吃的東西都不替他弄！』

董長興悶着頭不響，眼珠死挺挺的，轉都不轉。好半天，他喘了口氣，抓起菜刀掖在懷里，顛頭哆哆嗦嗦地拉開門，走到外面去。女人吃驚地叫道：『你做什麼去？』他早走遠了。

約摸過了兩個鐘頭，董長興才跌跌撞撞走回來，回身關上寨門，又頂上根大

栓。他的全身沾着露水，滿頭冒着汗珠，氣色很不定。慶兒娘吓得緊盯着他，只見他走到鍋台邊，從懷里掏出菜刀，又掏出一大堆新割的高粱穗，一面喘着虛地說道：『我活這麼大年紀，柴火棍也沒沾入的！於今逼得我去偷！莊稼主弄點莊稼，那是容易的？要不是走頭無路，我姓董的一萬輩子也不幹這種寒傖事！』說着掉下幾滴眼淚。

兩口倆立時儼着摘高粱，提心吊胆的，就怕碰上特務或是自衛隊。摘了一些，在鍋里熬成粥，先昏了一碗給兒子。慶兒聞見飯香，半睜開眼，在娘手里喝了兩三口，便搖搖頭不吃了。做娘的禁不住悄悄哭道：『唉，這苦日子，幾時才能熬到個頭，倒不如死了好！』

董長興攤在炕上，半點也不想吃。

九 死亡線上

慶兒沒好，他爹又跟着害起熱病了。炕上躺着兩個病人，忽冷忽熱，整天昏

迷不醒，全靠慶兒娘招呼。一發高燒，老頭子仰着脖子，鬚子掛着黏痰，含含糊糊地亂說胡話。慶兒鬧得慌，翻來覆去，順着嘴亂說：『回家去，回家去，我要回家去！……』發起冷來，這孩子便直着嗓子嚷：『噯喲噯！噯喲噯！』一下子就厥過去。

慶兒娘日夜不脫衣裳，伴着病人悄悄地哭，心里又焦急，憔悴得黃皮骨瘦的，好像拿梔子水洗過臉，本來沒病，也帶上五分病了。靠倆都不掙工錢，一天一天，家里絕糧了。長興清醒點，喝口白水，像是個饞嘴的孩子，哼哼着說：『噯，要有口米湯喝多好！我就想口米湯喝！』

可是從那弄呢？慶兒娘還是昨天晌午吞了幾個半生不熟的爛山藥蛋，頂着腳下餓着肚子。人窮志短，爽性抹下臉，出去討口飯吧！碰巧能要點米湯，也說不定。就端着個破碗，走到外面來。

區里的光景竟大變了，死亡統治着全山。四下靜悄悄的，難得遇見個活人。就是遇見個把人，也只剩下付骨頭架子，走路搖搖晃晃的，快進棺材了。前溝後溝，扔的滿是死屍，有的捲着破蓆頭，有的光着身子，死屍的臭味熏得人噁心。

要哭麼？哭吧！哭幾回也就沒勁了，不哭了，活着的人還得活呀！

慶兒娘拿手扶着牆，走幾步，歇一會，挨到一家門口，朝里伸着個破碗，有氣無力地小聲說：『行行好吧，鄉親們，有剩飯賞我一口！』可是，這家門口擺着死人，那家炕上病倒好幾口，第三家的病人快要斷氣，娘們小孩正圍着淒淒慘慘地哭。自己都顧不了自己，誰還能分心可憐旁人。慶兒娘直着眼，時常不小心，一脚踹着人家牆根放的死屍，絆個筋頭，闖起大羣的金頭蒼蠅。她也不在意，竟像叫木頭絆倒一樣，爬起身又走。

走過幾棟房子，耳聞到有人嗚嚕嗚嚕地叫，不知噪鬧什麼。她順着叫聲走去，轉了個彎，來到一所大工房前，只見那個日本醫生平野嘴上蒙着白口罩，手上帶着白手套，正在發脾氣。他專管工人區的衛生，打從流行病發生，顯得格外關心，天天來查房子，一來便大呼小叫，有時嫌工房醜陋，不管颶風下雨，高低也要這家把病人挪到門外去，打掃屋子。病人死了，他却整一整口罩，掉開臉罵：『誰叫你們不講衛生，病了又不吃藥，統統死了活該！』

這當兒，平野離大工房站得遠遠的，嫌口罩不緊，又拿手捂着鼻子嘴，指手

割脚地叫道：『傳染病！傳染病！快快抬出去埋了，好封門！』

就有個跟來的中國職員跑到各家門前嚷道：『埋人去，埋人去啦！』

慶兒娘倚着牆，茫然地望着大工房，只見屋邊對面兩舖大炕，排滿了人，全都伸着腿，光着腳，直挺挺地不動。屋角還有四五個死屍，堆在一起，像是柴火。原來一屋子人都害熱病死絕了。

那個職員白曬一陣，嗓子都啞了，跑回來喘道：『真沒法子，全區都跑遍了，也找不到一個像樣的活人！能動的早上班啦！』

平野指一指扔在各家門前和山溝里的死屍，又嗚嚕嗚嚕叫道：『這些怎麼也不埋？昨天不是告訴了要埋麼！』

那個職員說：『昨天死的都埋了，這都是今天新死的。』

平野就像和誰賭氣，恨恨地道：『死吧，死吧，中國人死光了沒關係！』

慶兒娘尋思平野是『老虎科』的人，也許肯借點糧食，救救他們一家三口，便走過去跪下磕頭道：『掌櫃的，發發慈悲吧！我家里有兩口病人，一天沒生火

了！……』

平野一扭頭，掩着鼻子倒退幾步道：『臭死了，給我滾開！』連忙跑了。

慶兒娘跪在地上，披散着頭髮，兩眼直瞪瞪的，再沒有力氣爬起來。她心里空落落的，各種念頭都斷了，只覺得周身軟綿綿的，一點一點離化下去。這都是命，聽憑命擺弄吧！背後來了一陣腳步聲，有人壓着嗓門喚她。她聽見了，可像在夢裏，連說話的氣力也沒有。來的人俯到她的頭上，連聲問道：『大孀，你怎麼啦？呃？你怎麼啦？』

她撲落開頭髮，抬起眼，看見殷冬水站在跟前。殷冬水敞着胸膛，滿臉是汗，右手叉着腰，肩膀上扛着個挺沉的口袋。他也不等回答，性急地問道：『大叔他們好點麼？我剛從鄉村買回點米，就怕碰上混帳的自衛隊，說是犯私，給我沒收去。走吧，趕緊回家去吧！』

就扶了他大孀一把，攙她起來，兩個人東張西望地溜回家來。

十 階級的愛

不發寒熱時，董長興的神智挺清醒，只是不能動，更懶得說話。深更半夜不合眼，夜夜聽見大羣的狼嚎，搶着吃山溝的死人，吃紅了眼，有時大月亮地，也敢闖進工人區里，前爪撲上窗，把嘴伸進工人的家來。越到夜靜，左鄰右舍的大人小孩唧哇亂叫，一會就有女人一聲天一聲地的哭着親人。董長興不禁要想到自己的身世，離鄉背井，拉家帶口的，眼前病得下不來炕，萬一有個好歹，剩下他們娘倆怎麼鬧？一個老人家，受苦受難，心上磨得起繭，歸期落得這樣慘，思前想後，忍不住一陣心酸，簌簌地淌下淚來。

起初，一早一晚，賈二旦也不讓他安生，常在窗外尖着嗓子罵道：『真背幸，辛辛苦苦一個月，到頭分不到錢，還得喝西北風！組里也不像個組了，東倒西歪的，簡直是雞巴毛炒韭菜，亂七八糟！別拿死降着人，又不是什麼寶貝，有鼻子有眼的人，天下還不有的是！要死快死，好倒地方給旁人！』

一來二去，慢慢地不大罵了。董長興幸喜沒人噪聒，心裏可尋思道：『那個刻薄鬼莫非是吞了漿糊，黏得張不開嘴？』

殷冬水招着慶兒娘邁進門時，董長興又在流淚，一時有點難爲情，拿鷄爪子似的黑手抹乾淨淚，苦笑道：『你看我越老越不成材了！也不知怎的，動不動就好哭！』

殷冬水拿右手揪住肩膀上的米袋子，一哈腰擗在地上，拿胳膊往低腦門子上一擦說：『他娘的，剩下一隻手，做事到底不靈了。』一同身又說：『大叔，你也不用過意不去，這袋米是買給你和我兄弟的。我孤人一個，這兩年勒緊肚子，好歹攢下幾個錢，今天總算用得着了。』

董長興一陣感激，背過臉說不出話。他女人小聲哭道：『多虧大哥操心啦！人到這地步，也說不出旁的了。這也是天數，趕上這個災難，只好聽天由命吧！』

殷冬水揪着破襖襟擦擦胸膛上流的紅汗，又忽打忽打地搗着風，亮開大嗓門說道：『什麼天數？我再不信這一套了！你就是說的黃河水倒流，我也不信了！』

要說是天數，爲什麼日本人不死，偏偏就是咱們出苦力的該死！依我的歪看法，這都是幾年來肚里無食，身上無衣，勞累過分，一下洞子再受些陰寒，才熬出這場大病大災，旁的都是假話！』

董長興閉着眼，上氣不接下氣地道：『冬水，你說的是……我一輩子做事，一步邁出去兩個脚印，心胸放的正，幾時虧過人？不該把我往死路上擠！……』

殷冬水一歪身坐到炕沿上說：『大叔，放寬心吧！人往高處想，水往低處流，等你病好了，咱們回家去。……』可是又即時改口悄聲道：『不過我真等不及了，打算就走呢。』

董長興從枕頭上抬起頭道：『他們放你走麼？』

殷冬水把大嘴一閉，又壓着嗓子說：『腿是我的，他們管得着麼？丟了一隻手算了，不能把命再丟在這。組里有些人，也都想跑。』

董長興顫顫哆嗦地伸出手，使勁抓住殷冬水的手背，好半晌才顫着聲說：『跑吧，趁着翅膀沒斷，趕早跑吧！……你大叔算是完了，再不能活着見到家鄉人啦！

……記着我的好處，忘了我的壞處，咱們二位這世有緣，來世見吧！』

殷冬水心里好慘，嚥了口唾沫，不能出聲。

已經是晚半天，工人下了班，只聽賈二旦在外面尖着嗓子叫道：『埋人去啦！』

『老虎科』叫埋死人去啦！

殷冬水便罵道：『這小子，太沒人味，病人死活不管，光知道頂着死人的名子，報虛名，吃空錢，下自己的腰包。』

賈二旦又在外面指着名叫道：『殷冬水，殷冬水，埋人去啦！——這傢伙，也不言語一聲，就曠半天工，鑽到他娘的肚子里去了不成？』

殷冬水提起嗓子回罵道：『你吃了屎不成，滿嘴不乾不淨的，混罵大街！老子就在這，別當我也怕你！』一邊氣虎虎的往外走，可是個子大，忘記低頭，一下子碰到門框子上，痛得直揉頭。這一下倒想起件事，連忙回過身說：『他娘的，正經事沒辦，倒氣昏了！這有兩粒牛黃解毒丸，剛給大叔他們掏換的，人家說治這個病頂靈，留着吃吧。』

說着從懷里摸出個紙包，遞給慶兒娘，一掉腔又走了。

十一 茫茫的夜路

這天黑間，月亮滴溜圓。正當半夜，一小股人摸出工人區，順着一道陡坡溜到溝底，悄悄地偷下山去。一起是十個人，被窩捲成長條，斜網在身上，有的後腰上還綁着個破包袱，手里一律提着根鎬把子。領頭的是殷冬水，閃着個大身量，脚步總不能放輕，往往踩得石頭響。後尾都是本組的光身夥友，脆蘿蔔嗓子也在里邊。死逼到頭上，誰不想跳出死地？三言兩語，彼此透露心事，又一商量，就在今黑間覷個空，打着伴奔下山去。

月亮光白嘩嘩的，滿山的燈火好像褪了色，也好像比往日稀落了。這股人掩掩藏藏的，一路小跑，快到山脚時，影影綽綽地瞧見前面有一座砲樓，槍眼里透出燈光。

殷冬水收住腳，悄悄喊道：『這邊來，這邊來！』領着大夥爬上個斜坡，翻出了溝。

滿地都是大秋，正待收割。伏里雨水缺，莊稼人又不斷地得給日本人修路，攤差事，難得細鋤草，莊稼便瘦得可憐，四處全露地皮。殷冬水領着大家插着莊稼地走，奔着宣化那個方向。從穀地鑽進高粱地，高粱地又鑽進豆子地，才認為摸到正路，不曾想走到個斷崖上。

脆蘿蔔嗓子叫棘子掛破腿，嘰嚨道：『這是往那走啊？瞎闖一陣，走的就不是路！』

殷冬水拿鎬把子撥着莊稼，一邊走，一邊說：『管他是路不是路，碰碰再說。』

轉來轉去，殷冬水也煩了，把鎬把子一摔，爽神坐下去，賭氣道：『歇歇再走吧。看起來方向不錯啊，怎麼老摸不着正道？』

脆蘿蔔嗓子朝後望望，還睃得見紅石山上的幾點燈火，就發急道：『也不知道天什麼時候了？頂多才跑出十里地。萬一日本人攔來怎麼鬧？』

殷冬水大聲大氣道：『攔來就幹！下山以前，大夥不是講的明白，一個人一根鎬把子，要是來追，豁出去拚了，也不走回頭路！不是我吹牛誇口，別看我缺

胳膊斷手的，來個三對五對，還不放在眼里。只要天亮趕到宣化，一上火車，天大的事也不怕了。』

脆蘿蔔嗓子忽然指着遠處道：『你們看，那是什麼？』

原來是輛汽車，亮着燈光開過來。大家慌得急忙躲到莊稼里，燈光却慢慢轉了方向，開過去了。

有人喘了口氣道：『這準是從龍關往宣化開的，不知又有什麼急事？可也巧，咱們正摸不着道，原來在那。』

大家連忙整整行李，邁上大道，順着一剷平地放開脚步。原先那個焦急心慌啊！這會子恨不能一步邁到宣化。風露更大，莊稼散出股青味，各人都想起家，恍惚聞到家鄉的土味。

雞叫了三遍，月亮偏到大西邊，滿地亂搖着的莊稼影子越來越淡。白天和黑夜彷彿只隔一條門坎，跨過這一步，天就亮了。他們趕得口乾舌燥，渾身發黏，來到一個小村，可巧有家乾餅子舖，剛開門。大家正要找水喝，從東又開來兩輛汽車，碾得塵土飛揚。殷冬水瞪了大夥一眼，邁步想跑，汽車早闖到跟前，車上

有人大聲喝道：『不許動，誰動就打死誰！』

兩挺機槍架在頭一輛車上，正瞄着大家。杜老五伺候着廣島小隊長立在車上，自衛隊和日本『大部隊』紛紛跳下來，一陣撕打，把十個人全都綁起。

一回礦山，杜老五馬上保出脆蘿蔔嗓子等九個人，好言好語對他們說：『我這個人就是心軟，你們可以對不起我，我可不能對不起你們。我知道你們都是好人，無非錯聽了姓殷的一套胡話，一時糊塗上當，往後可得規規矩矩做事，再鬧出漏子，就怨不得我了。』

殷冬水真像犯了滔天大罪，五花大綁，立時捆到沙子地地牢去。半個月後，工人們早晨上班，路過滿壽山，發見『老虎科』前擺個小木籠，里面擺着個人頭。那頭的肉皮叫藥水泡得白里透青，腦門子很低，玻璃似的眼睛半睜半閉的，大嘴却閉得緊緊的，帶着種激憤不平的神氣。

認識的人失聲叫道：『哎呀，這不是殷冬水麼？』

可不是。殺雞給狗看，他被認做八路軍，竟叫日本兵拿機槍打爛下身，又綁到柱子上，練習刺槍，直到全身都爛了，才割下頭，掛在這里示衆。

十二 春天來了

春天來了。正是民國三十三年。吹上幾陣東風，紅石山上各色各樣的花草都冒了頭。黃玫瑰開得最早，香噴噴的，遍山遍野都是。工人區的石碓白里積的雪都化成水，幾隻山鴉雀落到碓白邊上，尾巴一蹺一蹺的，搶着跳進雪水里，亮開翅膀，頭往水里一扎，翅膀拍打着水，洗起澡來。

董長興的心一點都沒蘇甦。去年爺倆病時，慶兒吃了丸藥，再加上他娘侍候得熨熨貼貼的，躺了二十來天就好了。做爹的到底老了，從秋天躺到冬天，冬天又拖到春天，剛好點，別做事情，做事別累着，別撐着也別餓着，更不要焦急，一焦急，那病也就犯了。就這樣，時好時犯，整整拖了半年，拖得老頭子只剩下一把瘦骨頭。

殷冬水的死信傳到老人的耳朵時，他一天沒吃飯。殷冬水是他緊鄰，又是他從小摸着頭長大的，死得這樣慘，那能不寒心？

節期一改，慶兒娘心里又存了點指望，天天辨別着男人的氣色，悄悄想道：『病怕春秋兩季，開春沒添病，也許不要緊了。』

土窖外下起雨來，沙沙地，一陣鬆，一陣緊。頂到半夜，慶兒才推開門進來，渾身濕淋淋的，又是紅汗，又是泥水，乏得什麼似的，一屁股坐到炕上說：『餓壞我了！快給我點吃的罷，娘！』

他有十七歲了，一半像大人，一半像孩子，身量才拔起來，額子顯得很長，勞累得又瘦，只剩一對大眼，掛着簾子似的紅眼睫毛。他娘連忙拾了一碗紅高粱麵窩窩頭，遞給兒子，站在旁邊看着兒子狼吞虎嚥地吃，一面問道：『今天怎麼回來的又是這樣晚？』

慶兒塞得滿嘴是乾糧，嗚嚕嗚嚕說道：『還不又是緊紅。日本人指着數要我們四百噸紅，出不齊，只好打連班，下雨也得幹，熬得大夥又乏又餓，骨頭都斷了！』

慶兒娘又像哭似的說：『真作孽呀！咱們這些人前世做了什麼損德事，落在这里活遭罪！就不會有個活神仙，下來救救咱們！』

滿壽山上忽然拉起汽笛來，又急又尖。……

起根只當是下夜班，沒人留心。可是汽笛一個勁叫，隱隱約約還有槍響。慶兒攔下吃的往外就走。天空一片烏黑，雨下的正急。工人們差不多全起來了，胆大的打開門，出來探望，互相問道：『那里響槍？』誰也摸不清，只聽見這個山頭也放，那個山頭也放。汽笛忽然斷了，滿壽山一帶燈火全滅，黑古隆咚的，人又叫，槍又響，亂做一團。

杜老五在黑地里慌慌張張嚷道：『快進屋去，準是土匪來砸明火！』

賈二旦也尖着嗓門罵起大街來：『王八蛋操的，你們是死人不成？還不去關電網的門，好合閘！』

可是沒等通上電，電網外一陣腳步聲，一大夥人影早從入口處湧進來，當頭的影子又矮又壯，像個小孩，領的路一步不錯。好幾條嗓子齊聲喊道：『老鄉，咱們是八路軍，不用害怕！』

工人們大半沒見過八路軍，光看見日本人把八路軍畫成藍臉，紅鬍子，還有犄角。他們未免驚慌，趕緊往家跑，砰砰磅磅亂關門。慶兒頭腳進來，二腳就

門上門，趕忙擰滅電燈，喘噓噓地說：『他們到底來做什麼？』

半空響了雷，打起閃來。雨地里又是人跑，又是人叫。慶兒娘嚇的一屁股坐到地上去，衣裳掃在鍋台上，嘩拉一聲，幾個碗跌得稀碎。

就在這時，有人跳到竈門前，一邊捶門，一邊叫道：『開門，開門，趕快開門！』

竈里的人都噤住聲，動都不敢動。

門外叫得更急。董長興的精神一震，覺得嗓音好熟，再一細聽，驟然撐起半個身道：『慶兒，快開！』

門一開，黑影里闖進來的是胡金海。

十三 黑人

自從打死大毛驢後，胡金海其實一直躲在大壩口他姐姐家里，隱姓埋名，不敢露面，變成個黑人，像埋在土里一樣。

他姐姐先時很担心事，再三叮嚀道：『往後可別由着你的心意胡來啦。雖說是八路軍的地面，那些死鬼子漢奸可不斷地來，再惹出禍，連你姐夫也要受牽連。』

他姐夫王世武是個細高挑，長得細眉細眼的，爲人精細老到，見事透亮。家裏房無一間，地無一壠，自少要的是木匠手藝，好不容易攢下幾個錢，將近三十才成家，日子過的還是吃了上頓，沒有下頓。民國二十九年春天，八路軍開闢了平北根據地，一個羅區長來到龍延懷八區（龍關、延慶、懷來的混合縣），幫助窮人減租減息，增加工資，又挑了十個年輕、腿快、胆子大的人，編成遊擊小隊，專管替八路軍送信帶路。王世武親身參加了增資鬥爭，日子過的強了，幹得起勁，又當了小隊長，從此跟革命血肉相連了。他從早覺得胡金海剛硬要強，是條漢子。過一陣子，看看沒人追問，就替胡金海攬了羣小羊羔放。

這當中，胡金海時常碰見八路軍，都是些挺和氣的人，穿着灰軍裝，有時是過路，到村間問地名，坐在街上歇歇乏就走了。有時也在村里住宿，悄悄地來了，悄悄地又走了，一點都不驚動人。深更半夜，還往往有人來敲王世武家的門。這

些人穿着便衣，包着頭，跟莊稼人一模一樣，只差身上揹着個揹包。每逢人來，胡金海一定要幫着姐姐替客人燒水，或是做點吃的。

有一個黑間，羅區長來了。三十左右年紀，一身藍粗布褲褂，磨飛邊了，鞋也統了底，露出腳指頭來，身上揹着桿單打一的牛槍。臉盤又扁又平，鼻子眼長的樣樣實實，厚厚道道的，走到那都不惹眼。見了人也不大言語，只是一味地裂着嘴笑。

胡金海端着一大碗開水送給他喝。他含着笑點點頭，從上到下打量胡金海幾眼，又笑了笑，才問王世武道：『這是你的什麼人哪？怎麼早日沒見過。』聽見說起胡金海的來歷，就變嚴肅了，點着頭讚道：『噢，倒真有骨氣！』接着一低頭，看見胡金海腳上趂着雙破鞋，底和幫快分家了，便嘆道：『噫，怎麼連雙鞋都混不上穿的！我這有一雙，你先拿去穿吧。』一邊從揹包里拿出雙嶄新的布鞋。

胡金海那里肯接，怪醜醜地低着眼道：『區長留着自己穿吧，你的鞋也破了。』

羅區長硬把鞋塞到胡金海懷里，含笑說道：『拿着吧，拿着吧，我就是再苦，也比你強。』

胡金海收下鞋，說不出的歡喜。他先前只當是世上的人都是只顧自己，不顧旁人，騎在旁人身上搗扇子，那管你死活。像羅區長這樣好人，他做夢也沒夢見過。從此心坎里便留下羅區長的影子，時時刻刻也忘不了。

隔不幾天，胡金海正在野地放羊，望見三個軍人撲着村走來，扛着槍，大模大樣的，也不避人。近前一覷，原來是礦山上的自衛隊。

他的心閃電似的想道：『這是來抓我的！』急忙閃到一塊石頭後。

莊稼人多半到地里送糞去了，村里空落落的。三個自衛隊進了村，也不見什麼動靜。青草正發芽，小羊羔吃的歡，四處亂跑，專找嫩芽吃。胡金海由着牠們跑去，也沒心照管。足足有一頓飯工夫，村里忽然響了聲手榴彈，緊跟着又是一聲。

胡金海正在納悶，只見有個自衛隊逃出村來，光着頭，赤着一隻腳，沒命地跑，後邊追着王世武和一個武大郎形的縫子。他心里明白一半，跳起來迎上前

去。

自衛隊看見靚面來了人，扭頭又跑。胡金海撈起塊石頭，毆地扔出去，大聲叫道：『你往那跑？看我的手榴彈！』

自衛隊吃這一嚇，一下子顛到溝里去。胡金海搶到溝沿上，張着膀子跳下去，一屁股騎到自衛隊的身上，按住他的頭，回過臉叫道：『拿繩子給我，細起他來！』

就由王世武幫輔着細了個結實。

自衛隊的臉擦着地，滿嘴告饒道：『大哥，大哥，你饒過我吧！』

王世武縫着細眼笑道：『我饒了你，你可不饒我。話糙理不糙，這也不能怨我不講交情，誰叫你自討苦吃。』又轉臉對胡金海說：『你看這些不知死活的東西，真是饞貓鼻子尖，吃腥嘴了，跑到咱這裏來耍草雞。我把他們穩在村公所，說是出來找雞，可把吳黑找回去了。』便指一指剛剛跑上來的那個婊子。那人長得不過三尺來高，頭有斗大，戴着頂大草帽子，活像蘑菇。

只聽他接嘴笑道：『找到我能有什麼好處？還不是送他們兩顆手榴彈，炸得

死的死，傷的傷，這個傢伙草雞沒吃成，倒先草雞了！」

十四 你們看我行，就寫上我吧！

區裏給吳黑慶功戴花的那天，胡金海擠在王世武背後，親眼看着羅區長給吳黑在胸前戴上朵大紅花，親耳聽見大家對吳黑的表揚稱贊，心裏着實羨慕。他佩服吳黑，就拉拉王世武的衣角，關心地問道：「這個人長的怎麼這樣出奇？」

王世武笑道：「你別看他長的醜，可有內秀。最會拉朋友，套交情，常常藉口給日本人送情報，跑到礦山上探聽消息，跟自衛隊熟得動手動腳的，不分彼此。」

會場上飛起一片掌聲。羅區長站到石台階上，伸出兩手壓平滿場的聲音，慢慢靜靜地笑道：「吳黑同志這回的功勞真算不小，殊不知也是整個咱小隊的功勞。你們看咱小隊的同志，差不多個個都是年輕力壯，勇敢大胆，土槍土砲，手榴彈地雷，來了就够敵人受的！不過咱們的人還不大够，大家還該多多參加，誰願

意，現在就可以自動報名。」

胡金海的心猛然一跳，臉色都變了。先前他在礦山上，熟人很多，可總覺得孤零零的，沒個依靠。今天在場的挑不出幾個熟人，個個生龍活虎似的，彷彿都是親人。他模模糊糊覺得這當中有股挺大的力量招引着他。他的兩眼直盯着羅區長，想開口又開不得。

羅區長望了他一眼，看出他的心事，帶着笑問：『胡金海，你的意思怎麼樣？』

胡金海的心一下子落下去，長眼眉舒展開，有點害羞說：『你們看我行，就寫上我吧。』

從這天起，他加入遊擊隊，好像重新從土里鑽出來，腰板也直起，只覺得四面八方都是力量，支撐着他，羅區長更像盞異路上的燈亮，領着他前進。菠菜上市，小羊羔吃草長大，歸了大羣，他不再放羊，索性跟遊擊隊跑到礦山附近，開鐵、割電線、打遊擊、摸砲樓，日夜不休，轟轟烈烈的，直頂到民國三十三年春天。

十五 霹靂閃電的黑間（二）

夜里十一點鐘，天下着雨，沙沙地，一陣鬆、一陣緊。吳黑戴着大草帽子，拐着個籃子，里邊盛着新炸的油糕，用布蓋着。從紅石山背面爬上來。天黑路滑，走的又是放羊小道，全仗他路熟，領着胡金海等二十幾個人一直摸到滿壽山頂那座大砲樓近前。

砲樓下邊緊鄰着『老虎科』。礦工們不知吃了『老虎科』多少苦頭，遊擊隊決心要擄這個黑心幾刀子。臨時從各村調集五十多人，分做兩路：一路由王世武領頭，去砸『老虎科』；另一路就是胡金海、吳黑等人，要首先搶佔這座砲樓。事前吳黑費了番心思，探清山上敵人沒添防，這兩天可巧又是他認識的一個叫高義的自衛隊守砲樓。頭天下午，他像個鴿子，溜呀溜呀的，特意從砲樓前走。

高義從槍眼里叫道：『吳黑，你孤鬼冤魂的，往那瞎逛蕩？』

吳黑假裝一楞，笑罵道：『操你娘，我當是誰！』又揚了揚手里拿的黃芹說：『我摘山茶來了，你要不要？』

高義的尖鼻子伸進槍眼，叫道：『我當什麼好東西，誰稀罕你的。要孝敬老子就孝敬點好吃的東西。』

吳黑仰着臉笑道：『看把你美的！你想吃什麼？我家里還有糕，給你送些來好不好？』

高義喜的道：『要送可早點來，別叫鬼子看見，又給霸去吃了。』

現在正是來送糕。砲樓矗立在黑地里，顯得又粗又高，怪怕人的。中間一層的槍眼亮窪窪的，正有人影閃動。吳黑朝後做個手勢，胡金海等人全趴下，他獨自個走到砲樓跟前，手捏着大草帽子邊，仰着頭喊道：『高大哥，高大哥，睡了沒有？』

上邊喝道：『那一個？站遠一點！』就聽見撥得槍門響。竟不是高義。

吳黑吃驚地想：『壞了，怎麼換人啦！』仍舊壯着胆子說：『我是吳黑，高大哥叫我來送糕。』

這才聽見高義睡得朦朦朧朧地問：『你怎麼天不亮就來了？』

吳黑笑道：『下雨天，誰知道什麼時候了？我怕你餓，就手也給你來送情報條子。』

槍眼里的人影亂晃，樓梯響了一陣，只聽嘎啦一聲，鐵門開了。吳黑一進去，高義立刻又關上門。

砲樓一共用木板搭成三層。底下的一層盤着爐灶，放着吃食東西。二層是住人的：當中一張棹子，三張小凳；地上鋪着蓆子，被窩擱的很亂；靠牆倚着兩桿槍，機槍架上還有挺歪把子。第三層只有打仗時才有人上去。

高義搶過籃子去，抓起塊糕就吃，領着吳黑往二層走。素日都拿吳黑當玩意，便取笑道：『好孩子，到底是你孝順。往後多送點吃的來，乾老子也不會忘了你的好處。你不知道，這一陣鄉村開的太不像話，三個兩個人就不敢下去弄東西，一下去準吃虧。』

樓梯口站着個瘦鬼，瞋睡眼，腫眼泡子。吳黑自來熟，爬上去笑道：『你這位老哥也太不客氣，人家來送糕，也不是來送死，你倒要開槍。』

瘦鬼大口吃着糕，響着黏痰嗓子道：『你也別瞎埋怨，你還把我嚇了一跳呢。這一向八路鬧的兇，鬧的「皇軍」黑間都不敢上砲樓，光派我們來。要說我鬆，還有比我更鬆的呢。』

吳黑豎起脚尖，把情報條子擱到棹子上說：『今黑夜放心大胆好了，八路軍來的也不多，只有千數人。』

瘦鬼的手一顫，糕掉到地上。高義拿油手一摸吳黑的臉說：『乖乖，瞧你油嘴滑舌的，多會說話。別盡着賴在這，滾你的吧！』

吳黑摘下大草帽子，甩着雨水笑道：『我剛剛才來，又叫我走。外邊正下雨，叫我往那去呢？』

高義道：『你愛往那去就往那去，管我雞巴事。反正我要睡覺了，別在這礙事。』說着揪住吳黑的頭髮便往樓梯口拖。

吳黑的小短腿一絆一絆的，大草帽子也丟了，笑着罵道：『操你娘，過了河拆橋，連籃子也不給我。』

高義早把他轟下樓，打開鐵門，又着他的後頸子往外揪。吳黑拿手抵住門

框子，不出去，也不讓他關門，笑着大聲叫道：『救人哪！救人哪！』

門外捲進一陣風，胡金海驕地跳進來，高聲喝道：『不許動！』牛槍便頂住高義的心窩。隨後許多人一擁而進，綁起兩個自衛隊，繳了槍。

胡金海派人押走俘虜，從腰里拔出把斧子，猛力一砍電線，砲樓子立時烏黑。

這是個信號。王世武看見砲樓子拿下來，領着大家喊了一聲，衝進『老虎科』，砰砰磅磅，亂砸起來。滿壽山上的汽笛響了，又急又尖。全山的砲樓也鬧不清那里出了岔子，一處放槍，四處亂放。電線又被人砍斷，警笛一下子斷了，滿壽山一帶頓時漆黑。

胡金海打了聲呼嘯，領着人朝工人區撲去。

十六 霹靂閃電的黑間（二）

只聽賈二旦尖着嗓門罵道：『王八旦操的，你們是死人不成？還不去開電網

的門，好合闔！」

可是晚了，吳黑早領人搶到電網的入口處，洶湧而進，一邊喊道：『老鄉，咱們是八路軍，不用害怕！』

工人們又驚又疑，搶着往屋裏躲，又關門，又滅燈。胡金海幾步竄進一座大工房，靠門站着，擺着手道：『夥計們，不要害怕！原先我也在山上受苦，你們不認識我麼？』

工人當中有從棺材縫里爬出來的舊人，疑疑思思說道：『你不是那個打死大毛驢的……』

胡金海應聲說道：『不是我是誰！我於今當了八路軍，這回進來，知道哥們苦的不行，特意往出救大家。想活命的跟我走吧！』

工人們楞住一同，一時明白過來，噗咚噗咚跳下炕，抱着被子便跑。有些人熱病纏身，下不了地，急得噉噉地哭。

雨正急，天空打起閃來，一亮一亮的，雷就響了，轟隆轟隆，轟隆轟隆，滿天打滾。跑在雨地里的人齊聲叫道：『跑啊，跑啊，不跑還等什麼？』

這一叫，許多工房紛紛地打開門，工人爭着往外擠，有的拖着長音叫：『大爺呀，你們可來啦！』

人越來越多，足有六七百，辨不清方向，也不知道該往那去，只聽領頭的吳黑一會喊：『往南！往南！』一會又喊：『往西！往西！』大家便追着這個聲音向前跑。六七百人的脚步嘩嘩的，跟雨聲也分不清。……

十七 霹靂閃電的黑間（三）

胡金海抽身跳到董長興的窰門前，叫開窰門。燈一亮，董長興恍恍惚惚還當是做夢，不敢真信。他流着淚，顫着花白鬍子道：『金海，真是你麼？』一會又流着淚笑道：『唉，唉，想不到果真是你！我只說這輩子再也見不着你的面了！』

胡金海有點心酸。董長興早先多麼硬朗啊！幾年光景就蹣跚得彎腰曲背，像是乾柴槁的人。他心里焦急，不能久站，劈頭說道：『大叔，以後咱們爺倆再細

談。你們先跟上我走吧，強是在這活遭罪！」

慶兒樂道：「我早就想走了。娘，快收拾東西……」

慶兒娘幽幽地說：「你這孩子，光會說走，也不看看你爹病在炕上，連動都不能動，怎麼個走法？」

董長興顫着聲道：「孩子，要你就走吧，不用管我。我但凡能動，爬也要爬出去的！只要我看見你活着離開這里，死了也放心！」

慶兒娘哭道：「慶兒，你不要走！要死就死在一塊，強是七零八落的，弄的家不像家！」

外面又是雷聲，又是雨聲，又是槍聲，又是人聲。好幾百人的腳步嘩嘩的，震動全山，地面都震得亂顫。

胡金海心里發急，主意一轉，幾步跑到門口，回過頭說：「大叔，你寬心養病吧，我兄弟也不焦急走，以後再跟你們通消息。」說着拉開門，一竄竄到兩地里去。

董長興彷彿要抓住他似的，興奮得用拐肘撐起身子，頭探到炕沿外，直僵僵

地望着門外，慘笑了笑，想說什麼，可是一陣昏暈，一頭栽到枕頭上。

慶兒娘使力搖着他的肩膀，哭着叫道：『慶兒他爹，慶兒他爹，你醒醒吧！』

搖了半天，董長興才醒過來，半睜着眼，望望女人，心里挺明白，精力可耗完了，就像燈碗里熬乾了油，火燄就要滅了。

慶兒娘只是哭，董長興的眼角也流下淚來，輕輕說道：『慶兒呢？』

慶兒忍着淚往前湊了湊，小聲說道：『爹，我在這！』

董長興握着兒子的手，半晌說道：『孩子，我是不中用了！……我死了，要好好孝順你娘……這個地方也待不得，能走就走吧！……我的屍骨，也別丟在外鄉，千萬送我到老家去，別叫你爹做個孤鬼，就算安我的心了！』

慶兒娘放聲哭道：『慶兒他爹，你當真就撇下我們娘倆走了麼？』

董長興斷斷續續說道：『我……我也管不了你們了！』

他的氣力接不上去，慢慢地合上眼。慶兒娘嚎啕大哭起來，慶兒也流着淚叫道：『爹，爹！』過了半晌，老人又睜開眼，微微笑道：『別哭了，我正樂

呢！……臨死，我到底見到亮了！」帶着這個微笑，他重新閉上眼，再也不睜開了。

電光一閃一閃的，雷從遠處滾來，越滾越近，越近越響，蓋過了雨聲、槍聲、人聲、腳步聲。紅石山一時捲在霹雷閃電里，震得山搖地動。……

幾天以後，大壩口開慶功會，當場成立了紅石山遊擊隊，跑下山的工人大半參加了，胡金海被舉做隊長。

十八 地下軍

民國三十四年五月的一天，王世武拿着個鐐子，上了紅石山。他是得到羅區長的指示，特意去找董慶兒，爲了執行中國人民領袖毛澤東同志當時給淪陷區所規定的任務：『共產黨人應該號召一切抗日人民……將自己組織於各色團體中，組織地下軍，準備武裝起義，一俟時機成熟，配合從外部進攻的軍隊，里應外合

地消滅日本侵略者』。慶兒在山上給遊擊隊通風報信，已經成了條最可靠的關係。爲了怕惹眼，王世武換上胡金海早先的一套破衣服，紅媽媽的，像個礦工。轉過山嘴，就聽見風機，捲揚機……響成一片。他順着偏僻小路，避開『老虎科』，繞到工人區，一路打聽着來到慶兒的土窯前，掀開破草簾子走進去，一邊問道：『慶兒兄弟在家麼？』

慶兒站起來，直楞楞地望着這個細眉細眼的細高挑。

王世武笑嘻嘻地小聲說道：『你不認識我麼？說起來都是熟人，我是你金海哥的——』

慶兒瞥見他的簪子，脫口道：『金海哥的姐夫，是不是？』

王世武拉着慶兒的手笑道：『就是，就是。今天找上門來，想託你點人情，有木匠活，幫我攪點做做。在家里橫豎沒正經營生，閒着也不是事。』

慶兒狡猾地望着他，嗤地笑道：『你來了定規有門道，也不用哄我，別當我不懂。』

王世武拍拍慶兒的手笑道：『算你機靈，怪不得金海常常提起你。這件事，

我也不好對你說，你也別露口風，往後自然會明白。眼時先替我攪點活，影住身子。』

慶兒想了想道：『木匠活咱摸不清，有活也說不上話。要當苦力還好辦。我們組里死的死，跑的跑，杜老五正愁人手缺，我去說一聲，就說我爹活着的時候就跟你熟，你看好不好？』

王世武點點頭笑道：『這也好，就是要苦了我的臉，明天該變成關帝爺了。』

慶兒去一說，果然有點望。杜老五到底厲害，把王世武叫去，從眼梢瞟來瞟去，問長問短，挺不放心。幸好王世武是個精細人，嘴又巧，問了半天也問不倒，一點不漏縫。杜老五倒認爲他靠實，一口答應留在組里。上班以後，王世武很會做人，不跟人吵，不跟人鬧，一點都不咬羣。裝車運紅，手腳自然不靈，有個一差二錯，賈二旦瞪着窟口眼，剛要罵，他自己先倒罵道：『呸，我這個人有個屁用，只配回家給老婆洗菜腳條子！』說的賈二旦也笑了。

組里人都愛親近他，一些年輕人更拿着他當寶貝看，有點閒空，便纏着他說

書。說起來也怪，他肚子里裝的陳穀爛芝麻，也不知道怎麼那樣多，今天是『說岳』，明天是『薛禮征東』，後天又是『梁山泊』，好像掬個十年八年也掬不完。慶兒更着了迷，整天黏在他身邊，像個尾巴。

過了十天半月，大家熟了，王世武已經看中脆蘿蔔嗓子等幾個有血性的人。一天夜里，恰巧都擠在慶兒的土窯里，圍着他說古今。慶兒娘現在常攪點針線活，替些獨身漢縫縫補補，掙點零錢。她正坐在炕頭上，帶着燈補一件穿破了破紅褂子，推了慶兒一把說：『起來點，你把亮都擋死了，叫我怎麼看的見？』

慶兒笑道：『娘，人家說的這麼熱鬧，你怎麼也不聽聽？』

他娘一邊做活，一邊說道：『聽書也不用手聽。我一個字也沒漏，你當我沒聽見。』就問王世武道：『後來戚繼光怎麼的啦？』

王世武坐在炕當中，眯縫着細眼，咳嗽一聲，又一字一句，不緊不慢地講起來。今早問他講的是戚繼光大破倭寇的故事，早年從老人嘴里零零碎碎聽到一點，便添枝添葉，順着嘴胡編。等他編到戚繼光怎樣單人獨馬，一連刺死十幾個東洋海賊時，慶兒娘停下針，聽出了神，嘆口氣道：『哎！於今要有他這樣個人

就好了。』

王世武笑道：『話糙理不糙，古今中外，能人多着咧，只怪咱眼睛，有眼不識泰山。單拿我自己來說吧，常聽人提起什麼幾路幾路軍的，可是心里糊塗，老鬧不明白是怎麼回事？』

脆蘿蔔嗓子悄悄笑道：『你說的是八路軍吧？連這個都不知道，還配叫什麼百事通，簡直變成白屎桶了。』

王世武打了自己的後腦瓜子一下，笑道：『對啦，對啦，一點不錯。我真是仰巴殼下蛋，犂巴鷄！各位都是遠處來的，走的路多，見的事廣，別光聽我要貧嘴啦，也該講講這位豬八戒的本家的故事，讓我開開竅。』

脆蘿蔔嗓子小聲嘆道：『你們都是正經人，也不必瞞哄你們，我家里就是八路軍的地面，前些年秋里鬼子『掃蕩』，把我硬圈來下坑道，那日那夜不叫我想那夥人？可仁義啦，專替受苦人打算，地主想多訛詐一粒租也不行，真是咱們的救命星！』

王世武緊搖着頭道：『不信，不信，我就不信。人嘴兩張皮，說東又說西，

要說是咱們的救命星，山上一萬多人，不死不活的，怎麼他們瞪着眼不管？」

有人搶着說道：『王大哥呀，你這麼個人，怎麼也咬着屎橛子不撒嘴！人家打上山，救出多少人去，難道就沒聽見說？』

王世武驚道：『這是真的麼？怎麼日本人常說他們愛吃活人？』

好幾個人齊聲說：『你還信這些話呢，放屁辣臊的，哄小孩也沒人信。』

王世武立時悄悄問道：『要是這麼着，你們爲什麼不加入，也好有個救？』大家都低了頭，不知誰咕嚕道：『這事一來沒有門路，二來也担驚受怕的，得有點胆氣。』

王世武道：『怕什麼，那里會走漏風聲？我先還糊塗，聽你們一說，心里透亮，倒真想加入。我們堡子里時常也有八路軍來，等我回去問問，要不要咱們，要就加入，你們看好不好？』

大家你望望我，我望望你，末後齊聲說道：『也好，你就回去問問吧。』

第二天，王世武告了兩天假，下山探家。回來時，還帶着一籃子糕分給組里的夥友吃。前次那幾個人都跑到慶兒的土窖里，眼巴巴地等着他。他一進屋，把

手一拍，脚一蹶道：『噫，這個事真叫我懊悔不迭！』

大家瞪大眼睛：『怎麼的啦？』

王世武悄悄道：『我這叫做聰明一世，糊塗一時，原先怎麼不早加入？你沒見人家羅區長，待人那個和氣呀，一聽說咱們要加入，喜歡的什麼似的，還告訴我說，日本的德國把兄弟叫什麼的……』便用手按着髮角想了想道：『我也記不清了，不是「拉稀的」，就是「稀的拉」，反正是個屎包，前幾天叫蘇聯打贏了。這一下子，日本人算完蛋啦，於今還屎糊糊掉在鹽槽里，混充大料豆！殊不知八路軍早把礦山圍住了，工人加入的更不在少數。』

慶兒娘放下針線，噙着黃臉，幽幽地說：『但願有一天，老天爺睜睜眼，保佑保佑咱們這些苦命人！』

王世武望着慶兒娘笑道：『話雖理不糙，說什麼命啊，老天爺呀，都是沒有影的話！天下的人誰不是一個鼻子兩個眼，要不是那些有錢有勢的勾結着敵人，拿着咱們當泥捏，難道誰之比誰少幾輩，為什麼要當孫子？共產黨能解救咱們，就是活神仙，求求倒有用。不過凡事還得靠自己，這回咱們加入，也得進進步，做

點事情。』

脆蘿蔔桑子問道：『怎麼就叫進步啊？』

王世武道：『進步就是說每人都該在山上多做些事，幫助革命。比方說山上有好人，也有壞人，凡是不取奸弄巧的，又可靠，務必拉在咱們一道，人越多，力量越大，越好辦事，——這是頭一件。二一件更要大膽才行。敵人在山上拚命鬧鐵，無非想多造傢伙，來殺咱們的人，咱們必得變着方法跟他作對，不讓他隨心隨意。山上的鐵，也可以多弄些下山，好造槍。將來有一天，八路軍往里攻，咱們往外殺，來個里應外合！』

董慶兒把頸子一縮，伸了伸舌頭說：『這不是要命的事麼？』

有人冤他道：『要命就別幹！瞧你那個兔子胆，沒等怎麼的先嚇哆嗦了！』
慶兒發急道：『哆嗦？我才不哆嗦呢！明天做個樣你瞧瞧，管保不比你差。』

當場王世武便悄悄地登記了幾個人的名子，慶兒也正式加入了。

十九 火山

現在，礦山已經變成一座火山了，雖說沒噴火，地面早頂的搖搖起來。凡是日本人都掛上槍，不三不四的特務繞山轉。天一黑，山上山下，山左山右，瀝瀝拉拉地常響冷槍，最善於聽槍的老鬼子也辨不出是種什麼槍，引得各山頭的砲樓子亂放羅鍋砲。

活地更不穩。燈泡子用不上三四天就碎了，風鑽的零件扔得七零八落，風簍用着用着便不見了，火藥費的不像話，可不見多出紅。爛剝皮早就疑心是工人把風簍火藥一類東西送給了遊擊隊，工人們辯白道：『頭上有青天，憑良心說話，山上有萬兒八千人，人多手雜，你就是有十隻眼，那里看得過來？』

爛剝皮緊眯着左眼罵道：『無風不起浪，沒水不行船，反正你們脫不了牽連！』但又抓不到真憑實據。

破壞越來越兇。機器一開，變壓器會忽然燒起來，怎麼也查不出是誰把變壓

器油倒乾了。有一天，風機正開足馬力，外邊猛然響了一聲，工人慌得趕出來一看，只見一個二百五十噸的風缸崩起一丈多高，摔到山溝里去。細一察看，原來誰把風缸的送風門關上，氣出不去，憋的崩走了。

急得日本小隊長廣島瞪着牛眼，攔着棹子叫道：『馬猴子（八路軍）！馬猴子！里里外外統統的是馬猴子！』

於是亂抓人。不過也是瞎詐唬，『皇軍』先就怯了，不見太陽不敢動，一出事就拿自衛隊煞氣，罵他們跟八路軍一個鼻孔出氣。這些僞軍當真也不可靠，有時三個兩個，連鎗帶人，無緣無故不見了。

八月十號那天，情形更亂。採礦厂的日本人急頭癩臉地催着工人拆幾架一百馬力的風機，當天要往張家口運。聽說張家口那面怕人炸，急着要用風鑽打山洞，好藏飛機。日本人急的要命，工人却像老太太坐牛車，慢吞吞地不慌不忙。直弄到深夜，好歹才把一架風機的零件裝上火車。

火車不便再誤，先開走了。下了礦山，順着黑沙河套往前直奔。鐵道旁一路是些狼烟墩台，黃土壘的，丈把高，古時候邊境吃緊，便在墩上瀝起狼糞來報

響。車頭的燈一會亮，一會滅。再一亮時，司機忽然發見前邊的鐵道扒了兩丈多長，翻到一邊。他連忙煞住閘，要停車，炸彈就響了。墩台上，墩台後，轉出大批的人，有農民，也有今夜剛從山上下來配合的工人，直撲上來。手榴彈炸的天響，閃着紅光。閃光里，影影綽綽望見一座墩台上立着個人，正在揮着牛鎗發號施令。這是胡金海。

火車一打趴下，胡金海跳到車上，繳了路警的鎗。遊擊隊把坐車的工人集合一起，胡金海揚了揚長眼眉，就像蝴蝶動着鬚，大聲說道：『鄉親們，你們受驚了！咱們扒鐵道，是要斷絕山上鬼子的去路，大家也不用害怕。今天還有樁天大的喜事告訴大家：夜來八月九號，蘇聯跟日本開仗了！單是八路軍，日本還招呼不住，再加上蘇聯，眼瞅着就毀了他的小命！這就是咱們全國大反攻的時候來啦！』

工人們聽說一聲，樂得雙腳跳，也不管三七二十一，跟着遊擊隊衝上車，又碰又摔，一霎眼工夫，車上的風機早破得得五骨分屍，七零八落。胡金海拿了包炸藥，塞進車頭的汽筒里，接上芯子，點着火炸了。然後他把大姆指和食指塞進

嘴里，打了幾聲口噏，遊擊隊就地捲起一陣風，眨眨眼不見了。

那夥子配合遊擊隊轟擊火車的工人也散開，各自悄悄地轉回山去。慶兒便是其中的一個。他們各帶着老虎鉗子，是專門來起道釘的。

慶兒太興奮了，一時半刻也不能安生，走到半山坡，又從腰里摸出個雷管，按上芯子，點着搗到半空，炸得像鎗響，引得砲樓里又放起幾鐮砲。

但當他推開寨門走進家時，杜老五却把他迎頭堵住，擎起手鎗，沈着臉問道：『你這一整宿到那去啦？又不是夜班。』

慶兒一時說不出話。他娘道：『我說明天是你爹的陰壽，你這夜下山買紙錢去了，他又不信。』

杜老五也斜着眼，咄了咄大金牙，抓住慶兒就翻。先翻出那把鉗子，又翻出幾塊黃炸藥，張開左手搗了慶兒一巴掌，咬着牙罵道：『小鬼崽子，還想在我面前耍歪掉猴的！我早看透了你這個壞蛋，釘你不止一天了，還有什麼說的！』

便用手鎗狠命戳了慶兒的心窩一下，把他押到沙子地自衛隊去，下了地牢。

二十 勇敢，勇敢，再勇敢！

接連過了幾夜堂，慶兒受了非刑吊打，渾身上下青一塊，紫一塊，沒有一處好地方。這是第四夜了，過完堂，自衛隊把他押回來，打開牢門，使勁一推，他便一頭栽進去。

牢里黝黑，發出一股潮濕的霉味。犯人擠得滿噎噎的，十有八九犯的是『思想不良』罪。一批一批抓進來，又一批一批押出去，也不知道把些工人斷送到那去了？慶兒趴在地上，一時動不得，只覺渾身生痛，可又說不清是那塊痛。灌火油，跪老虎凳，都熬的過，今晚上日本特務更歹毒，把他扒光膀子，拿着燒紅的烙鐵烙他的肋巴條，烙一下，問一句：『你說不說，山上還有誰是你的同夥？』

慶兒痛得慘叫，豆大的汗珠子滿臉亂滾，厥過去幾次，可是一個人不露，一口咬定說：『屈死我啦！屈死我啦！我連八路軍的影也沒見過，怎麼賴我是八路軍？』氣的一個特務下死勁踢了他一脚，罵道：『拉他回去，明天崩了他算啦，

省得費事！」

慶兒想起這幾句話，心比傷口更痛。旁的可以丟手，惟獨捨不得他娘。他一死，娘哭也哭死了。爹叫人家活活折磨死，這口冤氣沒出，那甘心自己又白白死了。於是就想起王世武近來慣說的話：『鼓足勁幹吧！別看日本人耀武揚威的，過不幾天就該場台了！毛主席早就告訴咱們要勇敢，勇敢，再勇敢！再加一把勁，勝利就是咱們的了！』

是的，他該更勇敢點。這些天，山上山下的同志，不正拿出勇敢，勇敢，再勇敢的精神，對敵人來了個大反攻？遊擊隊逼近礦山，攻砲樓，喊話，夜夜不休。工人區里四處飛着油印的傳單，寫的是：『共產黨八路軍是人民的救星！』『只有跟着共產黨走，才能得救！』『工人們起來，奪取敵人武裝，打倒日本鬼子！』

慶兒不知道這些詳情，聽見到處鎗響，也猜出是胡金海他們進攻的急了。遠處又響了鎗。牢門口兩個哨兵噹噹咕咕議論道：『你聽，你聽，簡直像通了馬蜂窩！』

第二個人道：『這夥人真惹不起，胆子又壯，夜裏黑間，獨自一個就敢闖進自衛隊的營房里摘鎗，砲樓聽見了，拿機槍封住了路，那小子也靈，抱着十一條槍就地幾滾就滾出去了——聽說就是那個打死大毛驢的人幹的。』

先前那人又說：『我看咱們這也不穩，開小差的也不少了。咱們哥倆也該早打主意，別等上了賊船，後悔就來不及了。』

慶兒忘記了痛，兩手搬着地牢的鐵閘欄，臉擠到閘欄縫里。他的臉燙熱，渾身的傷火辣辣的，像是火燒。他的心可更像火，早長了翅膀，飛出地牢，跟着成千成萬的同志在一起撕殺。……

二十一 移山倒海的人民

聽說沙子地又槍斃人，保不準慶兒也死在裡頭。慶兒娘心都碎了，披散着頭髮，一路哭，一路往沙子地奔去。一連幾天她吃不下飯，喝不進水，白天黑夜只是哭，憔悴的又瘦又黃，眼睛腫的像爛桃。等殮爬上東山梁，望見了沙子地，一

個勁頭裁到山坡上，累的爬不動。

沙子地竟像翻江倒海似的，亂成一團。這地方風景最好，八月間，漫山漫坡盛開着寶藍色的藍鈴，襯着一棟一棟精巧的小洋房，日本人住在當中，舒服的像些神仙。今天可不然了。日本人男女老幼，慌慌張張地擠在電網門口，咕咕咕咕地亂叫，也有女人擦眼抹淚地哭。那個日本醫生平野帶着白口罩，白手套，滿頭是汗，惡狠狠地吆呼着一羣工人替大家搬東西。

慶兒娘心裏疑惑不定，冷不妨大疙瘩上一個放哨的日本兵朝下喝道：『你是幹什麼的？』說着噔地放了一槍。

慶兒娘這一吓，爬起來就跑，不想一陣昏暈，一頭栽倒，順着山坡滾下去，跌閉了氣。

好半天才甦醒過來，只聽見山頂上轟轟的，一個勁響。起根只當是崩紅，越聽越不像，倒像是砲。她的心七上八下的，又怕又慌，硬撐着身子又跑。

工人區的情形更變了。誰也不上班，成羣大夥地站在屋子前，東談西講，又議論，又爭辯，臉上的神情帶着驚訝，又帶着高興。不知誰在牆上貼了許多標

語，大羣的人圍着看，還有人指指點點地念。

賈二且三把兩把掀開工人，伸手去撕標語，嘴裏罵着大街，脆蘿蔔嗓子橫着肩膀扛了他一膀子，罵道：『靠後點，我看你敢不敢撕！你吃鬼子屎，喝鬼子尿，到今天別再想嘔洋氣了！』

賈二且張手要打，好多人齊聲嚷道：『揍這個王八蛋操的！』閔地撲上去。賈二且看見勢頭不妙，抱着頭竄出人圈子，一邊跑一邊罵道：『好小子，等着我吧，我不掐出你們的腔門黃就不姓賈！』

慶兒娘拉着個人，驚驚惶惶問道：『糊塗死我了，難道日頭從西出來啦，你們就敢這樣鬧？』

許多人嘻嘻哈哈笑起來，那人答道：『山上鬧到這個地步，你怎麼還蒙着頭睡大覺，不知道日本人纔剛都拿起腿跑啦！火藥庫也點了，你聽聽，炸的正兒呢！』

慶兒娘心里糊塗，張着手到處去找王世武，頂頭却碰見脆蘿蔔嗓子。脆蘿蔔嗓子眉開眼笑地問道：『大嬌，人家都樂，你怎麼還是愁眉苦臉地掉眼淚？』

慶兒娘再也支撐不住，一屁股坐到地上，擰着鼻涕哭道：『我有什麼好樂的？慶兒的死活不知，這會子連王世武也不照面了！』

脆蘿蔔嗓子蹲下身，悄悄說道：『你找王世武做什麼？他夜來黑間就下山了，是羅區長招呼他回去商量事情。這邊時時刻刻有人去送消息，你有事告訴我吧。』

慶兒娘抹着淚道：『我能有什麼事？只盼他們早一刻來，好叫我少受一刻罪！』

工人們忽然都朝東跑去，擁在電網前，探着頸子，蹣着脚尖，紛紛地議論着什麼事。脆蘿蔔嗓子丟下慶兒娘，也跑過去。只見東山梁翻下三四十人，懷里全抱着槍，有的兩枝，有的三枝，正朝這邊趕來。當頭的人正是王世武。後面跟的人穿着破破爛爛的紅衣裳，光着頭，赤着腳，身上好像帶着傷，走路挺不方便。

隔老遠工人便叫着問道：『老王，你打那來的？』

王世武眯縫着細眼，笑着點頭，又伸出大姆指頭朝肩後輕輕一指說：『沙子的地。』

他一上了坡，工人們便圍上去，鬧嚷嚷地發出問話，鬧得王世武緊皺着手笑道：『慢一點，慢一點，大家都問，叫我答應誰是。你們先別嚷，鴉靜一點，聽我告訴你們一件大事。』

工人們靜下來，王世武擴着嗓子說道：『你們知不知道，日本鬼子已經無條件投降啦！從今往後，再也不必受日本的屈氣了！這個日子，是八路軍給咱老百姓打出來的，咱們的隊伍就在四圍，一會就上山啦。』

工人們一聽說日本已經投降，吼了一聲，發了瘋似的亂蹦亂跳，鬧嚷嚷地噪成一片。氣粗的見了東西便砸，發洩肚子里多年的冤氣。一轉眼，這個工人區，那個工人區，都聽到信，滿山噓噓的，淨是勝利的歡笑。

原察日本在八月十四號那天便正式投降了。一得到消息，羅區長立時把先前派進礦山的人叫出去，知道山上還有六七十日本兵，再就是一百四五十名自衛隊。王世武被派去給自衛隊送信，叫他們投降，不想偽軍早吓胆寒了，有的先自奔了八路軍，有的撩下槍，換上便衣，先一步溜了。日本小隊長廣島慌了手脚，把各砲臺的人都撤回去，死守着大疙瘩不敢動。地牢裏的犯人急得亂搖門，王世

武起來，砸開鎖，領着大夥收拾了僞軍的槍。

慶兒娘坐在地上，王世武剛才的話聽倒是聽見了，心裏可木辣辣的，說不出是什麼滋味。她樂麼？自然樂。可又樂不起來。活到四十多歲，吃不飽，穿不暖，受苦受氣，到頭死了男人，丟了兒子，剩下她一個孤寡老婆，將來還有什麼指望？還不如兩腿一伸，嚥下這口氣去倒乾淨。

她越想越難過，眼淚嘩嘩地直流，這時却有人來攙她的胳膊說：『娘啊，你坐在這哭什麼？』

她抬起頭一看，竟是慶兒。還怕是自己眼錯，趕忙擦乾淨眼淚再看，不是他是誰？慶兒瘦的嘴巴都尖了，臉上一縷一縷的盡是傷，兩隻眼忽閃忽閃的，却像燈籠。慶兒娘這一陣傷心，忍不住哭出聲道：『我只當你拋下苦命的娘，到陰世找你爹去啦！沒曾想你還能活着回到娘跟前，娘死也甘心了！』

慶兒的眼睫毛也濕了，忍着淚笑道：『娘，你該笑啊，怎麼倒哭起來？』

慶兒娘的嘴角一牽一牽的，忽然笑了。一邊笑，一邊更嘩嘩地流淚。這個淚又酸又甜，叫人心痛，也叫人歡喜。從她懂事那一天起，她的臉就像變成石頭，

永遠愁眉苦臉的，沒點好顏色。今天却第一回笑了。笑着笑着，忽然又傷心地哭道：『咱們總算熬到頭啦！只是你爹死的太慘，要是他能知道今天的事，死在地下也會笑的！』

遊擊隊上山了。紅石山盡頂上首先飛出一面紅色的戰旗，只聽山後雷似的這個呼啊，大隊便從後坡翻上來，佔領了各山頭的砲樓。一時從東到西，山脊梁上絡繹的，盡是小人，數不清有多少。

王世武直着嗓子叫道：『夥計們，這里有的是槍，有胆子的跟我走，咱們迎上大隊，到大疙瘡上去開廣島他們的槍！』

許多人應聲叫道：『我去！』『我去！』大家搶着去拿槍。有些是原來的地下軍，一大半是臨時起來的工人。沒抓到槍的也不甘心落後，拿起鎬把子鐵鍬追上去。慶兒丟了娘，不顧創痛，也跟上去。

各山頭的砲樓點起了火，冒着大烟。烟一落，火苗竄出多高，烘烘的，燒紅了半邊天。山頂的人喊，半山坡的人叫，全山都震動了。一股人走下山頭，兩個人走在最前面。一個大約三十左右歲，面貌長的樸實厚道，只是含着笑點頭；另

一個却是長眉大眼，又灑脫、又英俊。

這自然是羅區長和胡金海。

羅區長趕到工人區，召集全山的工人開會。胡金海揚起蝴蝶鬚似的長眼眉，招呼一聲，帶着遊擊隊跟王世武他們匯合一起，趕去包圍了大疙瘩，寫信進去，叫廣島投降。

廣島早抓瞎了，但是接到他長官的命令，只許把槍繳給國民黨，不許繳給共產黨。廣島明白重慶國民政府一貫和日本眉來眼去，有些意思，串通一起反共的事也幹了不止一次，便打定主意不降，樂得在中國燒上把火，挑起反共的內戰。這天黑夜，他不顧死活，領着人攀登一座沒有路的大山，撞出包圍圈，連夜竄到龍關去。

胡金海把手一揮道：『攆這個狗彘的！不投降就揍他個稀里嘩啦！』

他領着遊擊隊和渾身是紅的工人武裝，帶上新繳的槍，連夜攆下山去。全山的砲樓還在燒着，黑夜里，只見一個一個山頭冒着紅光，恍惚是火山噴出火來。夜靜當中，隱隱約約地聽見西北上正響着砲，隆隆的，彷彿是雷——八路軍的大

隊已經逼近張家口了。

就這樣，大塊大塊叫敵人蹂躪了八年的土地到底解放出來，百姓也抬起頭，重新見到天日。這個勝利是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經過八年抗戰的結果，是全國人民拿着血肉生命換來的果實，更是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大勝利。說什麼青山不改，綠水常流，人民就有移山倒海的大力量。紅石山看起來還是原來的紅石山，但已不是原來的紅石山了。紅石山已經澈頭澈尾翻了個過，變成人民的礦山了。

二十二 勝利的果實

轉眼過了一年，又是八月中旬，這天恰有趟火車從宣化開到紅石山。火車到站，一個斯斯文文的後生走下車來，戴着頂藍學生帽，穿着白襯衫和藍學生藍褲子，藍褂子搭在右胳膊上。站上的工人看見他，趕着招呼道：『胡隊長，你這一陣在那工作，怎麼老不見？』

胡金海怪覷覷地笑道：『我現在學習呢。』點點頭走上山來。

自從抗日勝利後，他率領的紅石山遊擊隊便分散了，各自回到本地去參加生產。胡金海覺得從少受罪，不認識字，很吃虧，便轉到宣化一家中學念書，提高自己的文化。離開礦山，將近一年了，乍一回來，看起來事事親切，可又事事陌生。工人區不似先前那麼破爛了，好些家門口種着青菜，養着八月菊、栗雞花。娘們小孩，從頭到腳，都有穿有戴的，氣色也好。山坡上放着白羊，一羣一羣的小雞剛出窩，跟着老母雞滿地跑。老母雞找到吃的，拿嘴吓着，咕咕地叫，小雞便唧唧吱吱地搶着吃。老母豬帶着成羣大夥的小豬，撅着嘴亂拱，一會又到牆邊撐起癢來。小豬看見生人，直豎豎地望着，忽然把耳朵一擺，搖着小尾巴撒歡跑了。誰家的小毛驢牽出去放青，吃饱了，自個往同走，幾條小狗好頑皮，往驢身上一個勁撲，汪汪地亂咬。

胡金海看了笑道：『你們這倒好，比鄉村都熱鬧。』

一個女人坐在門坎上納鞋底，懷里奶着孩子，回手在頭髮上磨磨錐子，笑着答道：『可不是，要在早先，你想聽個雞呀狗呀叫的，也聽不見。誰敢養隻雞？

要叫鬼子漢奸看見，就說犯法，拿去吃了不要緊，還得受罰呢！」

胡金海順便問道：「董家大嬸是不是還住在原先的小土窩里？」

女人道：「你是說慶兒他娘吧？早搬了，誰還住那種壞地方。她就搬到從這數第二棟房子里……」便張着嗓子叫道：「慶兒娘，有人找你呢！」

慶兒娘從門里探出身子，張着兩手，滿手粘着麵，楞了一楞才認出胡金海來，趕忙迎出來笑道：「你這是打那來呀？快到家里坐吧。差不多有一年不見了，我那天不跟慶兒重念你。慶兒又聽人說你當了什麼戰鬥英雄，嘴壞的說：『人家一做官，那瞧的起舊日這些窮夥計！』我就知道你不是這種人，再說八路軍也不興這樣。」

胡金海懸着腿坐到炕上，笑着表白幾句，一面打量着屋子。屋子不大寬敞，收拾的却乾淨。炕上鋪着蓆子，靠窗放着幾牀半新不舊的鋪蓋，都是解放後開支新置的。炕里頭擺着幾個洋鐵桶，專盛米麵。慶兒娘的頭上絡着塊藍布，穿着一身青細布褲褂。一年光景，她竟變成另外一個人：先前整天皺皺着眉頭，唉聲嘆氣的，說話像哭，在人前也不大敢說話，於今可又說又笑，神氣開朗多了。

門口擠着一大堆小孩，有的啞着指頭，有的挖着鼻孔，直豎豎地瞪着眼。也有幾個隔壁鄰居的婦道人家在門外探着頭望。慶兒娘忙着坐水，又道：『你來的正巧，不瞞你說，今天是慶兒的生日，我正趕麵條。長到十九歲，從少沒好命，飯都吃不飽，那撈得着過生日？就算他剛下生，今天給他過個週歲吧！』

胡金海問道：『我兄弟還在組里做活麼？怎麼不見他？』

慶兒娘道：『他一個瞎字不識，不賣苦力做什麼？』便對一個小孩說：『你到上邊工會看看，就說他金海大哥來了，開完會快下來，別盡着貪玩。』

門口一個女人笑着插嘴道：『像慶兒那孩子，你再嫌不好，你還想要個什麼樣的孩子？又孝順，又務正，工會里做着份事，再說不好，可是恨鐵不成鋼了。』

慶兒娘笑道：『千說萬說，不識字，總沒出息。我老了，要不老，晚半天定準也到上坎的學校里去念書。說起組里的事，也大不像從前了。組長是大夥舉的，都是百里挑一的好人，下洞子的時候雖說也弄一身紅，回家就有水洗，再換

上套乾淨衣裳，一年到頭沒病沒災的，看起來也像個人了。那像杜老五在的時候，一個個糟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那年不死上千八百個，想起來還叫人掉淚！」說着眼圈紅了。

提起杜老五，門外的幾個女人都動了氣，索性擠進屋子，你一言我一語的講起來。這個說：『那個死雜種，怎麼也不抓住他，叫他跑了！』第二個便說：『當時亂糟糟的，壞人跑的也不止他一個。聽說都跑到天津北平去啦，照樣唬人。幾時解放軍過去，好好地治他們一治。』第三個便道：『像他這種害人精，抓到了一定不會饒他。不過對爛剝皮跟賈二旦，應該再嚴點。依我說，宰了也不冤！咱們解放區待人真寬，交給區里以後，賈二旦賠出些錢，當衆一坦白，就寬大啦。爛剝皮判了個罪，不過也沒要他的命。我也明知道不錯，只是心里不痛快。』

屋里一時只聽見娘們的嗓子噪噪嚷嚷的。胡金海文文靜靜坐在旁邊，像個大姑娘，羞搭搭地笑着。一個女人忽然轉過臉問道：『可是呀，那些日本人跑了後到底怎麼的啦？也該給他們點罪受受。』

胡金海低着眼笑道：『一些日本老百姓，也不担多大罪，咱們還打發俘虜回

國呢。就是廣島這類傢伙壞，一跑到國民黨地面去，國民黨的反動份子像得了寶貝一樣，倒把他們和漢奸隊都封了官，又勾結他們來打咱們解放區。」

慶兒娘正在炕上放了張小棹，泡上壺山茶，聽了驚道：「怎麼，又打仗了麼？好好的日子不過，這都是爲的什麼！」

胡金海道：「就爲的是你的日子太好過了，反動份子才來打你。你要翻身，他們偏要騎着你的脖子拉屎！」

正說着，董慶兒喘喘地跑回來了。他完全長成個筋肉結實的小伙子，推着滾圓的頭，臉腮放着紅光，簾子似的黑眼睫毛，忽閃忽閃地眯着。一進門就拉着金海的手不放，劈頭笑着說道：「我知道，你是不是又要上山來組織遊擊隊啦？我第一個先報名。纔剛工會開會，告訴說蔣介石仗着美國撐腰，已經動手來打咱們解放區了。這種混帳東西，有什麼理好講，只有揍他！沙鍋子搗蒜，一錘子的買賣，揍爛他算啦！」

慶兒娘生氣道：「人家聽見打仗，都不高興，你倒樂的笑。這也不是搭台子唱戲，有什麼熱鬧好趕！」

胡金海道：『大燐，你心裏也不用不踏實，咱們的天下算定啦。姓蔣的要能討到便宜，除非是驢長角！』

慶兒又拉着金海的手笑問道：『王世武他們那去啦？』

胡金海說：『王世武和吳黑都又出來鬧民兵自衛隊了。羅區長於今在宣化武裝部，倒是叫我就便看看山上的情形。』

慶兒挽起袖子，對他娘道：『娘，我幫你趕麵，留金海大哥在這吃飯。』

胡金海擺着手道：『不行，我還得到大壩口去一趟。』

慶兒道：『雨來啦，你走什麼？』

胡金海望望天，果然從南面上來一大片黑雲，罩住山頭，一時陰沉沉的，天地都變了顏色。但是雲彩沒根，他便放心道：『不礙事，一陣雨就過去了。』

沒下雨，先起了風，窗門碰得亂響。一轉眼暴雨來了，只聽大風嗚嗚地叫，吹得雨絲橫飛，像是股烟，一路飄下山去。可是北方七八月間，注定了熟莊稼的好天氣，不管這陣雨多猛，不久終歸要晴的。天一晴，太陽露出頭來，曬着滿山遍野的莊稼，農民就該磨快鐮刀，動手收割他們親手播種的好莊稼了。

幾句贅話

我前後在紅石山上住了九個月，最後才寫成這篇東西。說來慚愧，這還是我初次接近工人，自己的思想、感情、語言，不能跟他們的結合一致，儘管滿心願意替他們做事，結果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寫出的東西，自然不會叫人喜歡。

小說里的人物，差不多全是真的，但又改頭換面，經過些變動。小說里的故事，也都是礦山發生過的，不過由我整理起來，貫穿一起。稿子寫成後，我曾經念給一些工人聽，他們提出許多珍貴的意見，叫我修改，甚至於一句話，一個動作，也不馬虎。

感謝各位工友給我的幫助，就讓我把這部小說獻給紅石山成千成萬的工友吧。

民國三十五年九月十五號夜

寫在龍關紅石山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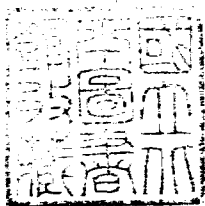
又記

這部小東西寫完後，解放戰爭便爆發了。我把小說交給一位可敬的同志替我保存着，自己滾到戰爭里去。兩年半後的今天，當解放軍勝利地進入北平時，我取回原稿，大大刪削一下，變成現在的樣子。我的心情却不無感觸，因為許多礦山的工人都參加了這次戰爭，有的毫不吝惜地付出了他們的生命，而胡金海，這篇小說的主要英雄，更是在慘酷環境里，一直堅持着龍關、延慶、懷來一帶的遊擊戰爭，不幸在三十七年二月間，襲擊一個叫新堡的據點時，英勇當先，慷慨犧牲了。現當偉大的北平古都被解放的歷史節日，我謹用中共中央的一句高貴的言詞來紀念這些我所愛的戰友吧：

『一切在解放戰爭中犧牲的烈士們永垂不朽！』

三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北平。



紅 石 山

著 者 楊 朔

發 行 者 新 華 書 店

• 一九四九年八月出版 •

1-10,000(T)

7.7

2-7